



兰德丛书
主编 ■ 汪宇

一个人

Anthem

美国最有影响、备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美)安·兰德 (Ayn Rand) 著
童音译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华夏出版社

兰德丛书

丛书主编 汪宇

一个人

Anthem

(美) 安·兰德 (Any Rand) 著
童音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美)兰德著;童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
(安·兰德文集)

ISBN 978-7-5080-4164-3

I. —…… II. ①兰… ②童… III. 伦理学-文集
IV. 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2536 号

ANTHEM by Ayn Rand

Copyright©1946 by Ayn Rand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2007

By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5-3377

一个人

[美]兰德 著

童音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年3月北京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20千字

定 价: 1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 汪宇

有一段时间，许多学界朋友有些怕接我的电话。那时我正对安·兰德着迷，状态有点像搞传销的，逢人必说，喋喋不休。光说不够，还张罗出版。鼓动起三个年轻编辑自发结成小组，各有分工。可惜领导没兴趣，只好散去。其中一员后来翻译了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算是弥补了一点遗憾。我把资料群发给对岸的同行们，希望他们先行一步。最近，对岸一个朋友来了兴致，确定要做。

我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行为、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等议题有兴趣，当时国内这方面的文献不多，只好独自摸索，这样就与安·兰德偶遇了，布莱克威尔商业伦理百科辞典就收列了她的条目。等到重视了这个人，就会发现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能发现她的身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韦伯斯特文学词典》等工具书也都有她的条目。

安·兰德的头衔是作家和哲学家，可在文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不太容易“发现”她，在学院派的学脉叙述中，压根儿就没有她的位置，汉语文献更不用说了。北京一位学术名家写了大部头的《美国哲学史》，只能在索引中找到兰德的名字。受我之请，朋友还询问过哈佛的名教授，他对安·兰德的评价就两个字：疯狂。

政治哲学领域对安·兰德稍微重视些，诺尔曼·P·巴利 (Norman P. Barry) 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给了兰德一个专门的章节，可文中也说，在欧洲，兰德并不为人熟知。我很喜欢巴利的这本书，因为看到这本书的章目，

心里有了底：独自摸索的路径，没有太大的偏差，尤其是后来（直到现在）我对休谟的追溯。

走出学院高墙，跨越学科藩篱，就会发现安·兰德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惊讶。经济生活是美国主要的社会活动方式，安·兰德的影响力主要就在此域。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不用说，早在 50 年前，他就曾致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表达阅读兰德著作后的感受。40 年后，华尔街一位投资大师在其经典的投资理论著作中，坦言他的理论主要受了安·兰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启示。类似波普尔之于索罗斯，只是安·兰德的影响力更强烈，更广泛，更加直接。登录网站，打开网页，就会发现已经去世 25 年的安·兰德依然有那么多的追随者。关于她的研究所、网站、期刊、书籍等资讯实在太多，甚至美国哲学学会东部会区下面还有一个安·兰德协会。这些都是自发的，追随者基本都是学院外的人，即便有一些高校学者，也比较边缘，副教授居多。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比较学院化的研究兰德的著作，这或许意味着学院派开始重视兰德了。

兰德的思想使其小说充满张力，张力大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文学的框架，以小说、剧本作为思想的载体已属多余，论文，访谈、专栏短文和即兴演讲来得直接、痛快。她给媒体写专栏，四处演讲，广播有其声，电视现其影，甚至还跑到西点军校给学员树立“爱国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真有一股兰德旋风。我看过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 *Ayn Rand : A Sense of Life*，的确能感受到这个思想女强人的辐射力。这部片子是兰德思想的一位追随者自费拍的，1998 年还获得了奥斯卡纪录片奖的提名。

我喜欢读安·兰德，有一个令人惭愧的原因，兰德的书好懂，没有很多的专业知识障碍，加之简单明了的推理，毫不含糊的结论，特别适合我这样的半瓶醋阅读。如果有些相似的生活体验，读起来还能遐想联翩；顺其理路自行演绎，常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兰德有足够强大的力道，使我在鼓动合作者的时候省了不少力。只是给他们一个名字，自己到网上去搜，不过数日即答应参与：“此人有意思！”当然，

夸张的广告语也很诱人，其小说销量如何了得，仅次于《圣经》云云。其实，时过境迁，文学的华彩已然黯淡，至今熠熠生辉的是思想的内核。

独自在暗处摸索，遇到电石火光，自然有一种发现的兴奋，喋喋不休里面还包括了炫耀。有一天我的老编辑部主任说，这个人名字很耳熟，这些道理也不陌生，之前我肯定看到过。没过几天，老主任就递过来一本小册子——《新个体主义伦理学——安·兰德文选》，1993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2000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这个洋相出得真是糗，自己单位出版的书，责编是隔壁办公室的哥们。这种尴尬是井底之蛙常有的体验。

原著书名简单醒目——《自私的德性》，却改名为拗口的《新个体主义伦理学》，成心不要更多的人阅读，难怪首印也只有2000册。1995年的《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对此举表示了理解，并发散开去，讲了一通“勿忘我”。此文的作者曾是庙堂学士，后来成为民间学者。他是为数不多比较早就阅读过兰德原著的人，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他还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江怡教授一道，陪我去出版社，介绍兰德的思想意义和出版价值。江怡教授不仅亲自翻译兰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而且在媒体撰文，介绍这个有趣而有张力的思想女强人。江教授的本专业是分析哲学，搞维特根斯坦的，本和兰德的“偏激”、“肤浅”不兼容，却全力帮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还保有一份公民的关怀与兴致。

除了《自私的德性》，兰德哲学思想建构的核心著作《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是必须列入的，这也是她构建哲学体系的代表作。兰德是思想领袖，常常围绕一个议题，兰德先发言，其追随者顺着她的思路接着讲，形成完整的阐释。

兰德的小说大都文以载道，观念先行，如果先明了其思想主旨，那么其小说的文学性就不是特别重要了。她最有影响的两部小说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都是大部头，卷帙浩繁，其中一部《源泉》已经翻译出版。还有一本比较有名、篇幅较小的小说《一个人》，也收入丛书，该书前几年在台湾出版，封面上赫然印着“在美国销售250万册”。

如果有余力，还想出一本兰德的传记，她的传记已经有好多种，任一种都不错。有一本《兰德与商业》，很值得一读，该书作者出版了很多阐释兰德的著

作，我愿意推荐这一本。兰德还有一本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书——《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念》，却不在我们的出版计划中。

其实这四本书能出版，我就已经很知足了，这么多年的一桩心事算是有了交待。为此我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特别是于泽俊副总编、陈希米老师、李静韬博士。

2006年12月15日

译者序

—

狄更斯的《双城记》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入地狱。”虽然狄更斯描绘的是法国大革命，但是，用这段话来形容安·兰德生活的年代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安·兰德 1902 年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1982 年卒于美国纽约。她的一生经历了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越南战争、女权运动，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的灾难和动荡，世界动荡若此，个人又能向哪里求取安稳？16 岁的安·兰德两次目睹父亲的生意被罚没，23 岁时便背井离乡，逃出苏联，远赴美国，独自一人面

对随同自由前来的生存压力和无法化解的思乡情绪。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夺走了她全家人的生命，唯一幸存的小妹妹也一直音讯杳杳。然而，礼崩乐坏之后来临的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相继诞生，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巨大的灾难的黑幕下，人类德性的星光熠熠闪烁。安·兰德就是这样的时代里的一个永远前进着、探索着、追求着的知识分子。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她下过这样的定义：“就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任何男人女人，所有那些明白个人的生活必须仰赖理想之道的人，那些珍视自己的人生，因而如同不愿将这个世界交付给黑暗时代和暴徒的统治一样，不甘屈从于这个现代的玩世不恭的虚无的丛林中对绝望的崇拜的人。”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从不盲目喟叹，向虚无投降；从不交出理想，随波逐流，即便经历了苦难，也定要保有思考的权利，这样一种青春的力与美一直贯穿着兰德的一生，从她留下的演讲和论文集可以看出，她对家国天下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兴致勃勃地承担起批评分析的“知识分子职责”，从玛丽莲·梦露之死到古巴导弹危机，从堕胎法案到枪禁政策，从同性恋问题到政治选举，件件事情她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至老不休。

无论安·兰德开创的“客观主义”哲学是否探知了真理之神的裙裾，终身“在路上”探索着总是可贵的。我们对这个女思想家的敬意或许也正源于此吧。

二

同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庄园》，理查德·亚当斯的《沃特西普荒原》以及弗拉基莫夫的《忠心耿耿的鲁斯兰》一样，安·兰德的这部《一个人》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则寓言。

用寓言的手法写历史、政治的严肃体裁是个聪明的做法，简化了复杂的现实，回避了过分的严肃，更要紧的是，能引发悠长的余想。苏东坡诗说：“名高有余想，事去无留观。”历史、政治体裁小说最怕的，就是用激扬的词汇一味地堆砌史事，满心想着要再现过去的真貌，然而现实千头万绪，实难把握；真相影影绰绰，也难琢磨，于是语繁意复，洋洋洒洒，以为留观，却无余想。而寓言却可以在拟人、夸张、比喻的小径上缓缓前行，恍惚间就穿越了迷宫般的错综现实，解开了斯芬克斯掷下的难解的谜语。

安·兰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则寓言，可是，和一般的寓言不同，兰德并没有把人类的故事安入动物的世界，她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放大、简化，踢开虚伪的修饰，用最极端，最直白的形式告诉我们她眼中的真相。

故事其实简单，兰德虚构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自主，只有奴役，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一个口号加一串数字来区别这个和那个，人甚至不知道“我”这

个字眼，但凡要表示“我”的概念，都用复数的“我们”来代替。主人公“平等7-2521”与众不同，虽然自出生起就被灌输集体主义的思想，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也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研究机构，反而被判定做终身的清洁工，但他依旧凭生命本初无限向上的光明的力，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赋，追求着那个社会深恶痛绝的知识和理性。矛盾本来隐而不显，聪明的主人公瞒天过海，在谁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发明了电灯，要知道，在兰德笔下的那个社会里，连蜡烛都是一项了不得的发明呢，更何况是电灯。平等7-2521一厢情愿地以为，凭这个了不起的发明，他能说服那些学者，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同情，为自己进入向往已久的研究机构大开方便之门。没曾想，那些专家学者们“欣赏了”他发明的电灯后，胡乱给他扣上一顶罪孽的帽子，想要置他于死地。愤怒无奈的平等7-2521只能落荒而逃，逃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兽吞噬的命运……

当然也有爱情。安·兰德笔下的爱情都是相似的——心气高傲、气质不凡的女性为杰出优秀的男性征服，继而拜倒在他的脚下。爱情虽然不是这部小说的重点，但却在柔软了小说色彩的同时，构成了描写那个虚拟集权社会的点睛之笔。爱情就是有这个本事，浓与淡，轻与重，喜与悲的界限统统给它模糊了。女主人公叫自由5-3000，偶然的相识让她对与众不同的“平等7-2521”心生爱慕，可是那个社会的人都是不自由的，自由5-3000无法和平等7-2521公开相爱，而且，更可怕的是，女人一旦到了18岁，就会被送入婚

姻大厦，和社会指定给她的男性交合，目的是生养后代，为社会提供劳力。孩子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属于社会，他们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其他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好在，自由5-3000还只有17岁，尚未进入那个人间地狱般的婚姻大厦。得知平等7-2521逃入森林之后，她也追随而至，和心爱的人一起于丛林群山之间重建家园……

与同时代奥维尔的悲观不同，安·兰德笔下的故事总是流露出生的绮丽，爱恨情仇都那么分明，谈龙谈虎，令人色变。正是这种风格，契合了美国这个新兴民族的文化 and 大众心理，于是，她的小说和思想立刻如火如荼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作为一个俄国人，兰德的笔底风情中除了热情，还融合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那股厚重的气息，这种厚重让她的文字激昂却不肤浅，理性而无僵硬，不仅在小说中是如此，她的论文和演讲也都弥漫着同样的气氛。这种厚重表现在《一个人》中就是对“自我”的探索和追寻。逃入森林后的主人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它的探索和追寻却并未停止，一直要到找到那个缺失的字眼——“我”，他才能心安理得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是理性的立足点，没有找到这个神圣字眼，一切就都悬而未决，生活的安定也不能弥补这种悬而未决带来的痛苦和因着痛苦而产生的迷惘。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这样，写故事的作者也是这样。

安·兰德还让我们看到：一种不可取的制度也是可以在人的善意和温情中得到滋养的，但其本身的不合理处却会把这种善意和温

情也给败坏掉。平等 7-2521 原是想把自己发明的电灯献给学者之家，献给社会的。但是，这份好心给物质化之后变成了“险恶用心”的敲门砖，至此，平等 7-2521 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了，他的善意和温情遭到的败坏是让他彻底和这个社会决绝的关键。兰德的利己主义观点是有些偏激的，虽然她一再论述“牺牲”、“利益”、“目的”这些关键词汇的范围，却还是让我想到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界限在现实的迷雾中往往模糊不可分辨，如果一种理念的推广过分依赖界限的界定，其后果一定是违反推广者之本意的。但是，谁又能说安·兰德的这种偏激不是被败坏掉的温柔反击出来的过分强大的力量呢？

安·兰德定是个决绝的人，就像她自己离开故土时的义无反顾一样，小说的主人公离开生长的土地，进入森林之后，一次也没有产生过“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忧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不合理的制度能扼杀的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连人类世界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乡愁都不再是浪漫的主题，而只是从未能激起情感的一滩死水。然而，正如堂吉珂德的攻击风车同贝多芬的赞美拿破仑同样是不可取的一样，“乡愁”的缺席和不合理的盛行也都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赎罪，文学是历史的超越，那么，安·兰德的这部小说就兼有了赎罪和超越的双层内涵，它或许并不深刻，但却是真诚的赎罪，真诚地向超越靠拢。真诚，加上青春的力和理

智的美，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调。时至今日，我们阅读这样的一则寓言，也只当是为了这难能的真、力和美吧。

2006年6月20日

附识：

本书的附录曾参考了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致新知识份子》（安·兰德著，冯涛译），《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安·兰德著，万里新译）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通往明天唯一的道路——安·兰德专栏集萃》（章艳译），在此致谢。

作者自序

我于1937年写完这部小说。

此次因再版，我又重作修订。原则是不破坏原有的风格，重写了一些片断，删掉了冗杂的语言，而小说的情节与其内在理念则无任何增减；主题、内容和结构也一仍其旧，未予改动。还是原来的那个故事，我只是为其做了一点儿脸部整容，而脊梁骨和灵魂依然如故，无需改动。

有些读者读过第一版后对我说，你对集体主义的理念并不公平，他们觉得我故事中讲的并非集体主义的目的，集体主义者们所竭力鼓吹的并不是我描述的那种制度；他们要求的和主张的与我小说中所写大相径庭，没有人会主张这样一种政治制度。

我只想指出，像“从事生产不为私利但为实用”这样的标语现已深入人心，很多人都视为一种老生常谈了。老生常谈即意味着合

乎体统，值得以此为目的。其实，这句标语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不就是说人必须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工作，不能为了自己的需要、欲望和财富而工作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世界上的各国均提倡并实施强制征兵。此一制度以何为基础呢？国家是评价个人是否有利于他人的最佳人选，国家考虑的唯一一点就是这个个体对他们而言是否有用，至于个人的目标、愿望以及幸福，都可被视为毫无价值而予以忽略。征兵制度如不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还能以什么样的思想为基础？

我们有职业委员会、优生委员会等许多委员会，凡有名目者都设有委员会，还包括世界委员会——如果所有这些尚未能完全掌控我们，难道不是因为当局还没有想到吗？

“社会财富”、“社会方向”、“社会目标”这样的词汇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俗语了。一举一动，举凡一切存在，一旦冠以社会之名，即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正当理由，而且，大家都认为，“社会”的这种必不可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议案的提出者只要声明自己的提议从某种定义含混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公众利益”，那么，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能让大家洗耳恭听，最后通过这个议案，在这种前提下，没有哪个提议会是不道德的。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虽然我并不认同——九年前的人们看不清世界的走向实在情有可原。但到了今天，一切证据早已昭然若揭，没有人能再找借口了，那些拒绝看证据的人既非瞎子也不愚蠢。

当今世界最大的恶是：有些人在道德缺席的状态下欣然接受集体主义；有些人在迫不得已需要表明立场时，为了保护自己，自欺欺人地否定发自内心的伦常；一个明显具有奴化色彩的政策出台后，有些人积极拥护，同时又用空洞的语言表明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不过，从他们的话语中你看不到任何实实在在有自由意味的内容，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而已；还有些人认为，理念背后的内容不必证实，基本的信念无需解释，至于现实嘛，闭上眼睛不就看不见了吗？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有着大屠杀和集中营的世界时，他们只希望悲叹一句：“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以此逃避自己应该背负的道德责任。

那些想要实行奴隶制的人应有雅量还这制度以其本名。他们必须看清楚自己提倡纵容的东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是集体主义完完全全、确确实实、明确具体的本质内容，看清楚集体主义的逻辑内涵、集体主义以为基础的基本信念和这些信念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必须直面问题，然后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安·兰德

1946年4月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译者序 /1

作者自序 /8

第一部	1
第二部	19
第三部	31
第四部	35
第五部	39
第六部	43
第七部	49
第八部	59
第九部	63
第十部	71
第十一部	77
第十二部	83
附录	91

[第一部]

写下这些是一个罪过。思考那些其他人不思考的并把它们写在没人会看的纸上是一个罪过。这样做是可鄙的，是罪恶的。就好像我们自言自语，不对旁人，只对自己诉说。我们也知道，没有哪个犯规的行为会比独立行动、独立思考更严重。我们已经犯了法。法律规定：除非职业联合会下令，任何人不得书写。但愿我们能得到宽恕！

不过，这并非我们身上唯一的罪过。我们已经犯下了一个更严重的罪行，一项尚无人为之命名的罪行。如果我们犯了自己都不知道的过错，等待我们的惩罚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人类不记得还有这样的一种罪行，因此也就未曾为此制订相关的法律。

这里一片黑暗。蜡烛的微光孤零零地闪烁其中。除了我们奋笔疾书的手之外，地道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我们孑然一身处于地下世界。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孤独无依。法律规定，不允许任何人

独处，无论何时，永远不得独处。因为独处严重违反规定，也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但我们已经犯了不少罪了，而此刻，除了我们的躯体之外，这个地方空无一物，看到地面上只有一双腿，面前的墙上只有一个脑袋的影子还真是奇怪。

墙上布满裂缝，水无声地由这些细缝里往外渗，渗出的水是黑色的，闪闪发亮，仿如鲜血。我们从扫街人之家的储藏室里偷来了蜡烛。这个行为如果被人发现，就会被判处十年的监禁，并在教养拘留大厦服刑。偷窃倒没什么要紧，可光是珍贵的，而书写需要光，我们不该把光浪费在书写这样的工作上，书写就是我们的罪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除了我们的作品，其他都无所谓，我们的秘密，我们的罪恶，我们珍贵的作品。但我们仍得继续书写，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只为自己的耳朵讲话，不为别人的，愿联合会降仁慈于吾等！

我们的名字叫平等 7-2521，这个名字刻在一个铁制手镯上，戴在我们的左手手腕，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有这样一个手镯。我们今天 21 岁了。我们身高六英尺，长得那么高是一个负担，因为六英尺高的人并不多见。老师和领导们都曾指着我们，皱起眉头说：“平等 7-2521，你们的骨头里藏着罪恶，因为你们比同志们高。”

我们带着诅咒出生，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去思考那些禁止思考的问题；去向往一些不准向往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却不想也无力抗拒这种诅咒的力量。

我们努力想要和同志们保持一致，人人都必须相似。在世界联合会大楼入口处的一块大理石上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只要受到诱惑就会默念这句话：

“我即众人，众人即我。无有个人，‘我们’为大，个体极微甚小，此为真理，永世不变。”

我们把这句话复述给自己听，可毫无帮助。

这些字眼儿很久以前就刻在那儿了，年代的久远已经无从考据，字母的沟槽里长出了霉菌，大理石上也爬上了黄色的裂痕。这些字眼儿就是真理，因为它们是刻在世界联合会大厦门口的，世界联合会大厦就是真理的化身。世界联合会大厦一直都是真理的化身，从“伟大的重生”到今天是这样，在“伟大的重生”前，人类记忆无法追溯的岁月里也是这样。

不过，我们是不能提及伟大重生之前的时代的，否则就会被判刑，在教养拘留大厦里呆上三年。只有无用者之家里的老人们会在夜里喃喃追忆前尘往事，在他们低声的叙述中，那些不能提及的年代里有好些奇怪的东西：有高及云天的塔楼，有不用马拉就能跑的货车，有不用火但能发光的東西。可是那些年代是罪恶的，它们已经逝去了，现在，人们看到了伟大的真理：众人即我，除了集体共同的意志之外无有其他形式的意志。

人人都善良聪明，只有我们，平等 7-2521，我们这种带着诅咒

出生的人是孤独的。因为我们不像别的同志们那样。回望自己的生活，我们发现：诅咒是永恒的，它一步步把我们引向终点，引向那个重大的过失，引向罪行中的罪行——藏身于地下此处。

五岁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婴儿之家，对于那段岁月的记忆依旧清晰。在那里，我们和这个国家所有同年出生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卧室大厅又白又干净，除了一百张床之外一无装饰。那个时候我们和其他所有的同志们没什么两样，但我们违反了一个规定，我们和同志们打架了。没有哪个违反规定的行为会比和同志们打架更严重了，无论打架的你那时几岁，也不管当时的情况怎样。婴儿之家的委员会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于是，我们要比所有那个年龄的孩子更频繁地被锁在地窖里关禁闭。

五岁那年，我们就被送去学生之家，那儿分成十个区域，供我们为期十年的学习。大家都得在那儿学到十五岁，然后再去工作。在学生之家，塔楼里的大钟一响，我们就起床，大钟第二次响后，我们就去睡觉。在脱衣上床之前，我们站在阔大的卧室大厅里，举起右手，齐声跟着三个站在走廊前面的老师念道：“我们微如毫芒，人类大众才是一切。由于同志们的恩典，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因同志而存在，我们为同志而存在，同志即国家。阿门。”

说完我们就去睡觉。卧室大厅又白又干净，除了一百张床之外一无装饰。

我们，平等 7-2521，呆在学生之家的那些年里并不快乐。不快

乐并非由于学习太难，而是它太简单了。生来就有一颗转得太快的脑袋是一个很大的罪过。和其他同志不一样是不好的，但是超越其他同志们就是罪恶了。老师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们看着我们的时候皱着眉头。

所以我们要和这个诅咒抗争：努力把课上学的东西忘掉，可总也忘不掉；努力听不懂老师教的东西，可我们总会在老师讲解之前就明白所以然了。我们观察过团结 5 - 3992，他们是一个苍白的男孩，很笨，我们努力和他们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那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和他们一样了，我们要和团结 5 - 3992 一样，但是不知怎么的，老师们知道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比其他的孩子更多地遭受严厉责骂。

老师们是公正的，因为他们是由国家联合会指定的，而国家联合会是全部正义的代言人，因为他发出的是人民的声音。如果，在内心身处的某个隐秘阴暗的角落，我们有时会对十五岁生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感到惋惜，那也是咎由自取，是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恶引起的，这我们明白。我们犯了法，没有集中注意力听老师的讲话。老师告诫所有学生：“你们离开学生之家的时候，不可胆大妄为，自择职业，你们应该去做职业委员会为你们指定的工作，因为职业委员会以其伟大的智慧洞察了哪个地方的人民同志需要你们，和你们不值一提的大脑想出来的相比，职业委员会的选择要高明得多。而如果人民同志不需要你们，那么你们就会成为地球上的负担，你们没

有理由为这个地球增添负担。”

当我们还是个孩子时，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但是与生俱来的诅咒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我们是有罪的，在这儿我们坦白告罪：我们违反了“不准私心偏爱”这条规定。和某些工作、某些课程比起来，我们有所偏爱。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们没有认真听讲，因为老师所讲的都是由联合会挑选出来的自伟大重生之后的历史。但我们热爱自然科学。我们想要一探究竟，想要知道组成这个地球的所有东西的来龙去脉。我们提了很多老师们禁止我们提的问题。

我们认为天上水里生长着的植物中都蕴涵着奇迹。但是学者委员会说这世上没有奇迹，学者委员会可是无所不知的。我们还从老师那儿学来很多知识，比如地球是平的，太阳围绕地球转，形成了白天和黑夜。我们学到了从海上刮的、让大船扬帆起航的所有风的名字。我们学会了怎样替人放血，因为放血能治好所有疾病。

我们热爱自然科学。在夜晚的黑暗中，在那个隐蔽的时刻，我们从梦中苏醒，周围没有同志们环绕，他们沉睡着，床上是一个个模糊的轮廓，耳际是他们的声声鼻鼾，我们闭上眼睛，关上嘴巴，摒住呼吸，不发出一点可能让同志们看到、听到或猜到的动静，然后，我们这样想着：以后，我们要去工作时，但愿能进入学者之家。

所有伟大的现代发明都来自学者之家，最新的发明有：如何用蜡和细绳制作蜡烛，发明的时间到现在为止不过一百年而已，还有如何制作玻璃，玻璃能做成窗子，保护我们免受风雨之苦。为了发

明这些东西，学者们必得研究地球，从溪流、从沙滩、从岩石、从风里获得知识。如果我们去了学者之家，我们也能从这些东西中学习知识了。我们可以向它们提问，因为它们是不会禁止人们提问的。

疑问让我们不得安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身上的诅咒会让我们去寻找一些连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诅咒的力量无法抗拒。它喃喃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着一些非凡的东西，如果尝试，就能知道这种非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了，而且，我们也一定得知道它们是什么。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得知道呢？没有回答。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明白一切问题的可能。

所以我们希望被送去学者之家。这个愿望是如此地迫切，晚上想到这个，双手就会在毯子下瑟瑟发抖，我们只得咬自己的手臂来止住那种无法忍受的痛楚。这种念头是罪恶的，白天，我们简直无脸面对同志们。因为一个人是不能为自己存念想的。职业联合会来了，来给我们下达终生命令了，告诉那些年龄已届十五岁的孩子们他们的终生职业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受到了惩罚。

春季里的第一天，职业联合会的人就来了，他们坐在大厅里，所有的老师和我们这些十五岁的孩子都走进大厅，职业联合会的人坐在一个高高的讲台上，对每个学生都只说两个字。他们叫出学生的名字，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走到他们跟前，联合会的人会告诉他们：“木匠”或者“医生”或者“领导”。然后，每个学生都要举起右手，说：“人民同志的意志实现了。”

如果联合会的人说“木匠”或者“厨师”，学生们就照着他们的分配开始工作，不再进一步学习了。但是，如果联合会的人说“领导”，那么这些学生就会去到领导之家，领导之家的所在是这个城市里最宏伟的建筑，因为它有三个楼层。那些孩子会在那里学习很多年，之后他们可能会成为候选人，再由城市联合会、国家联合会、世界联合会进行选择，选择是通过全体同志们的无记名投票做出的。但是我们不想做领导，即便那是一项伟大的荣耀。我们想成为一名学者。

所以我们等待着，等着轮到我们走进大厅，接着，我们听到职业联合会的人叫我们的名字：“平等7-2521。”我们走到讲台跟前，双腿不再颤抖，我们抬头看着委员会的人。一共坐着五个委员会成员，三男两女。他们的头发都白了，脸上布满皱纹，就像是干枯了的河床上的黏土。他们老了，似乎比世界联合会入口处的大理石还要苍老。他们坐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即便是在呼吸的时候，他们身上的白色托加长袍的褶皱也没有起伏过一下。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活着的，因为五人中最老的那个举起了手指，指指我们，然后又放了下去。这个老者的手指是唯一动过的东西，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连嘴唇都没有动一下，他们说：“扫街者。”

我们仰头看看联合会的人的面部表情，感觉脖子上的细绳勒紧了，然而我们是快乐的。我们知道一直以来自己都是有罪的，但现在总算有办法补偿了。我们会接受这个终生命令，会为了我们的同

志而工作，我们心甘情愿而且感到光荣备至，我们会用工作抹去身上和同志们敌对的罪过，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我们很快乐，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能战胜自我感到骄傲。我们举起右手宣誓，声音清晰坚定，是那天在大厅里响起过的最坚定的声音了，我们说：“人民同志的意志实现了。”

我们直视着委员会的人的眼睛，可是他们的眼睛却仿如蓝色玻璃纽扣一般冰冷。

就这样，我们走进了扫街人之家。那是一幢坐落在狭窄街道上的灰色房子，院子里有一个日晷，扫街人之家理事会就是用这个来掌握时间，按时打铃的。铃声一响我们就起床，东边的窗户外，天空一片苍绿，带着寒意。太阳的阴影在日晷上游移，标示出时间的流逝，我们有一个半小时时间穿衣吃早饭。早饭是在餐厅里吃的，那儿摆了五张长桌子，每张桌子上有二十个黏土碟子和二十个黏土杯子。吃完早饭我们就步入这个城市的街道开始工作了，上街的时候随身带着的是扫帚和耢耙。工作五个小时之后，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我们回到扫街人之家吃午饭，午饭的时间是半小时，吃完就得重新工作，再过五小时，路面上阳光的投影成了冷绿的颜色，天空的颜色也成了一种不透明但亮得明晃晃的绿，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去，回去吃晚饭，晚饭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铃声响起，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去城市联合会参加社会会议，这个城市有许多城市联合会，我们去的只是其中之一。一队队从不同部门所在的不同大

楼里走出来的整齐队伍到达了目的地，蜡烛燃烧，各个不同的某某人之家联合会会员们站上讲坛为我们宣讲，讲到我们的责任，讲到我们的人民同志。然后前来访问的领导们登上讲坛宣读当天在城市联合会炮制出来的演讲稿。因为大家都必须知道：城市联合会代表所有人民。讲稿宣读结束后，我们要唱赞美诗，赞美同志之谊，赞美平等，赞美集体精神。回扫街人之家的时候，天空呈现出氤氲的紫色。然后，铃响了，我们又排成整齐的一排，去城市电影院看三个小时的《社会重建》，那是一出舞台剧，来自演员之家的同志们组成两个庞大的合唱队，用两种响亮的声音整齐划一地一问一答。这部戏是讲辛勤劳动及其好处的。看完之后我们再次排成整齐的纵队走回扫街人之家。那时的天空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黑色的漏勺，布满银色的小点，这些小点颤动着，马上就要绽裂开来的样子，一群群飞蛾撞击着街灯。回到住所后铃声再次响起，这时，我们就该上床睡觉了。卧室大厅又白又干净，除了一百张床之外一无装饰。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四年，每天都是一个模式，直到两年前犯了罪为止。所有的人都要这样生活到四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他们疲惫不堪，耗尽了精力。老人们是不工作的，国家会照顾他们。他们坐在夏日的阳光下，坐在冬季的火堆旁。他们不常讲话，因为太累了。老人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若有奇迹出现，有人撑着活到四十五岁，就要算是古稀之人了，孩子们经过无用者之家时会盯着他们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所有同志，所有在我们之前来到这个世界

的同志们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如果没有犯罪，我们的生活也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罪行让一切都改变了。是那个诅咒把我们推向犯罪深渊的。除了那个被诅咒的想要探知一切的欲望之外，我们一直是一个优秀的扫街人。然而，晚上，我们仰望繁星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观察树木，观察地球的时间太长了。打扫学者之家的院子时，我们收集了一些玻璃小瓶，一些金属碎片，一些干枯的骨头，都是些他们扔掉的玩意儿。我们想要保存这些东西做做研究，但却没有地方能藏这些东西，于是就把他们带去化粪池。然后我们做出了一项发明。

那是在前年春天的一天，我们扫街人分成三队在城市化粪池工作，和我们搭档的是联合 5 - 3992 和国际 4 - 8818，联合 5 - 3992 就是特别笨的那个，他现在长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小伙子，动不动就会痉挛，发起病来口吐白沫，双眼翻白。但国际 4 - 8818 不一样，他们个子很高，年轻有力，眼中笑意盈盈，仿如一对萤火虫。望向国际 4 - 8818 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报以微笑。因为这双笑意盈盈的眼睛，国际 4 - 8818 在学生之家不受欢迎，因为无缘无故地微笑是件不体面的事情，大家不喜欢他们还因为：他们会捡几块煤块在墙上画画，他们的画作总能引人发笑。但是，只有艺术家之家里的同志们才能画画，所以国际 4 - 8818 被送到了扫街人之家，和我们殊途同归。

我们和国际 4 - 8818 是朋友。这样说是犯罪，因为喜欢某些人

比喜欢旁人多违反了“不许私心偏爱”这个规定，我们必须热爱所有的人民，所有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因此，我们和国际4-8818从未在言谈间提及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当我们望着彼此的眼睛时，心里是明白的，在那无言的对望中，我们知道对方也在经历那种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的奇怪感觉，我们知道彼此都为之恐惧万分。

所以，有一天，是前年春日里的一天，联合5-3992在位于城市边上的电影院旁痉挛发作了，我们让他躺在电影院的帐篷的阴影里，然后离开，和国际4-8818一起去完成当天的工作。我们一起走向电影院后面的那条大沟壑，那儿除了树木和杂草之外空无一物，沟壑再往后是一片平原，平原后面就是“未知林”，按照法律，未知林是禁止探索的。

风把电影院里的纸张、破布带到这儿，弄得到处都是，我们正在打扫这些，突然在杂草丛中发现了一个铁盖，一个因长时间风吹雨淋变得破旧不堪、锈迹斑斑的铁盖，我们用尽全身力量都不能撼动它，于是叫国际4-8818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把它从原地移了开来，铁盖一移开，我们就发现地面凹下去一块，下面是一个黑漆漆的深洞，洞口有个陈旧的铁栅栏。

国际4-8818退了开来，但我们却俯身推开了铁栅栏，下面是一个井状通道，通道口开始就有铁制的环形阶梯向下延伸，伸入无边无际的黑暗。

“应该下去看看。”我们对国际4-8818说。

“这个行为是禁止的。”他们回答说。

“联合会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洞，所以他们不可能禁止我们进去。”我们说。

可是国际4-8818却回答说：“因为联合会不知道这个洞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制定法律准许我们进入，所有不经法律准许的都是被禁止的。”

但是我们坚持：“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定要下去看看的。”

他们惊恐万分，却依旧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下去。

手足并用，我们顺着环形阶梯爬了下去。低头，什么也看不见，抬头，会发现洞口的天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后来变成了纽扣大的一小点儿。但我们依旧向下，最后双足终于触及地面了。但却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揉揉眼睛，等到双眼终于习惯了黑暗，才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但这时的我们却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

我们不知道人竟然能造出这样的建筑，生活于我们之前的同志们也不会知道的，但这确实出自人类的手笔。我们来到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地下通道，墙壁摸上去是那么光滑那么结实，材质像是石头却不是石头。地上有长长的狭窄铁制轨道，但又好像不是铁做的，因为它光滑、冰冷，就像玻璃。我们跪了下来，慢慢地匍匐前进，双手在暗中沿着铁线摸索，我们要看看它到底通向何方。但前方是无尽的暗夜。只有铁轨之光闪烁其中，它笔直、雪亮，召唤我们前

进。但我们不能再走下去了，背后仅存的那点微光也已消逝。于是，我们掉头回去，双手仍在铁轨上摸索，指尖仿佛带有心脏的跳动，莫名地。不过，我们马上找到了原因。

我们突然之间明白了，这个地方是那个“不宜提及之年代”遗留下来的，所以，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过的，所有那些对那个时代真正存在过的猜测现在也能证明是正确的了。成百上千年之前的人类掌握了现在的我们已然失落的智慧，对天地间的一切秘密了然于胸。我们想：“这个地方真是让人作呕，那些触摸过不宜提及之年代遗留下来的东西的人真该死。”但是，顺着轨道向前爬行时，我们的手却紧紧抓住铁轨不放，那双手仿佛有自己的意志，不愿意离开铁轨似的，仿佛手上饥渴的皮肤正乞求金属从其冰冷的内里释放些神秘的液体给予滋润似的。

我们回到地面上，国际4-8818看看我们，向后退去。

“平等7-2521，”他们说，“你脸色苍白。”

但是此刻的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站在那儿，看着他们。

他们又向后退了几步，像是不敢触碰我们，脸上的笑容中带着些不知所措，还有些乞求饶恕的意味，不复是那种愉快的微笑了。但我们却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口了：

“我们应该把这个发现报告给城市联合会，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会受到联合会的奖赏。”

这次我们开口说话了，声音严厉，毫不饶人：“我们不应该把这

个发现报告给城市联合会，我们不应该把它报告给任何人。”

他们把手伸到耳朵旁，因为之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语。

“国际4-8818，”我们问他们：“你们会像联合会揭发我们，看着我们在你们眼前立刻被处死吗？”

他们突然直起了腰，回答说：“要那样的话还不如要我们死了的好。”

“那么。”我们说：“保持沉默吧，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属于我们——平等7-2521，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我们如果离弃了它，也将同时离弃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见国际4-8818眼内饱含泪水，却不敢淌下来。他们低声喃喃着，声音颤抖，字不成句：

“联合会的意愿无处不在，凌驾万物之上，因为联合会的意愿就是同志们虔诚神圣的意愿，但是，如果你真想那样做，我们会服从你们的，宁可和你们一起犯罪也不会做一件有益于全体同志的事情。愿联合会降仁慈于吾等的心灵。”

说完，我们一起走回了扫街人之家，一路上，两人一言不发，沉默着。

之后的每一个夜晚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当星星爬得老高，扫街人都端坐在城市电影院里时，我们，平等7-2521就偷偷溜出去，穿过黑暗去到自己的领地。溜出电影院轻而易举：蜡烛熄灭，演员上台后，就没有眼睛能捕捉到我们的行踪了，我们从自己的座

位底下，从电影院帐篷的帷幕下偷偷爬出去。之后，要想在队伍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乘着夜色归队，回到国际4-8818身边同样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不经允许是不会有有人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每天晚上，我们向那条沟壑飞奔而去，推开压在铁栅栏上的石头，这块石头是我们为了把地下世界隐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才找来压在铁栅栏上的。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呆在地下，一个人。

我们已经从扫街人之家偷来了蜡烛，还偷来了打火石，小刀和纸张，把这些东西带到了这个地下领地。

我们从学者之家偷来了玻璃瓶子，火药和一些酸性物质。每天晚上在这个地下通道的三个小时时间里，我们就坐着做研究：把奇怪的金属融化掉，把酸性物质混合在一起，切开在城市化粪池找来的动物的尸体。我们还用从街上搜集来的砖头砌了一个炉灶，用来焚烧在沟壑里找到的木头，炉内火光摇曳，墙上绿色的暗影也舞动了起来，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打扰。

我们还偷了手稿。这个罪行十分严重，因为手稿是弥足珍贵的，公务员之家的同志们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用清晰的字迹抄完一部经典。手稿是稀有的，收藏在学者之家。我们把手稿偷了来坐在地下阅读。就这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两年里，我们学到的东西比过去十年在学生之家学到的还要多。

我们还学会了手稿里没有的东西。我们解开了不少谜团，而学者们对这些谜团的存在还一无所知呢。我们意识到尚未研究探测的

东西之数量是多么地庞大，穷尽一生的光阴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探求，但我们依然希望自己的探求不要终结。我们要求的只是独处和学习，舍此别无他求，学习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观察力与日俱增，让它比飞鹰更敏锐，比水晶更清澈。

我们的犯罪方式异乎寻常。在同志们看来我们是有过错的，我们否定了联合会的意志。我们摆脱这个地球上成千上百的同志，孤身一人花上一个小时做一些毫无目的的事情，唯一的目的是我们想做。我们罪行的可恶之处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一旦被发现，将会遭受的惩罚不是人心可以揣测的。远古之人在关于远古时代的记忆里都找不到惩罚我们的方式，因为从未有人做过现在我们正在做着的事情。

然而，我们并不后悔，也不感觉羞耻。我们对自己说：你是恶棍，是叛徒。但精神上无有负担，内心中也无有恐惧，反而感觉精神世界一片澄澈，一如平静无扰的湖面，只有阳光撒射其中，在我们内心深处反而产生了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这种犯罪真是异乎寻常。

[第二部]

自由5-3000……自由5-3000……自由5-3000……

我们渴望记录下这个名字，渴望念叨这个名字，但是却不敢用哪怕是最轻微的声音念出这个名字。因为男人是禁止关注女人的，女人也一样，不准关注男人。但在众多女人中，能让我们思念的只有一个，她们的名字是自由5-3000，对其他的我们无动于衷。

住在城市之外，农民之家里的女人们被分配去务农，她们播种的土地在城市的尽头，那儿有一条大路一直向北延伸。扫街人必须打扫这条马路，保持从城市这边到第一个里程标这段距离内的马路干净整洁。沿着马路有树篱围栏，树篱之外就是广阔的田野，田地已经犁过了，土是黑色的，就像一把打开的扇子一般呈现在我们眼前，土地上的犁沟向前方延伸着，犁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窄，在远处天边的地方似乎打起了褶子，而在靠近我们的地方却保持着宽阔的间隔，有些地方已经种上了植物，黑色的褶子立刻就因了细小的绿色小东西变得活泼起来。女人们在田里劳作，她们白色的束腰外衣在风中翻飞，就像

是那种被称为海之翼的鸥鸟在黑色的土地上拍打翅膀。

我们就是在那儿看见自由 5 - 3000 的，她们独自一人在犁沟里走着，身材笔直消瘦，像是块铁板。她们的眼睛是黑色的，目光锐利炽热，其中没有恐惧，没有怜悯也没有内疚，她们的头发是如太阳般的金黄色，随风飞舞着，是那样欢快那样不羁，仿佛在激逗旁人去束缚它们似的。她们在播撒种子，那神情仿佛自己正屈尊扔下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似的，土地在它们的脚下成了一个乞食者。

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地，第一次知晓了疼痛和恐惧。我们就那样一直站着，生怕稍微动动就会让这种比快乐珍贵得多的疼痛泼洒开来。

不久，我们听到有人叫她们的名字：“自由 5 - 3000。”闻声，她们就转身离去了。我们目送她们离开，直到她们白色的束腰外衣消失在蓝色薄雾之后才回过神来。我们就是这样得知她们的芳名的。

第二天我们来到北方之路的时候，就一直盯着在田野里的自由 5 - 3000 看，之后的每一天，我们病态地等待着在北方之路上工作的那一个小时的到来。在北方之路上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由 5 - 3000。我们不知道她们是否也会看看我们，但我们觉得她们会的。后来有一天，她们走近树篱围栏，突然转向我们。她们转过身之后就停住了，就像有外力牵制了她们的行动似的，行动之突然和她们转身的时候不相上下。她们像块石头一样呆立在那儿，双眼直视我们的眼睛，脸上没有笑容，没有表示欢迎的表情，但是她们的面部表情很

不自然，眼神幽深。接着她们迅速地转过身去，跑开了。

但是第二天，我们来到马路上的时候，她们露出了微笑。她们对我们微笑，也因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微笑。她们转过头去，垂下了手臂，细细的嫩白的脖子和手臂似乎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厌倦击中了。她们没有再望向我们，而是抬头看天，接着又从肩膀处偷偷地扫视了我们一眼，目光就像手一样触碰到了我们的身体，温柔地抚摸我们，从嘴唇到双脚。

之后，每天的早晨，我们彼此都用目光向对方问好。我们不敢交谈，除非在社会集会上，和另一部门的人交谈是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只要一站到树篱那儿，我们就把手放到前额上，手掌朝下，向自由5-3000轻微地挥动一下。旁人看见了也不会起疑心，因为这个动作看起来就像是用手阻挡阳光保护眼睛的姿势。但是自由5-3000看见了这个动作，她们懂得其中的深意，于是和我们一样，她们也把手放到前额上朝我们挥动。我们就这样每天和自由5-3000打招呼，她们也以此回应，没有人察觉到什么异样。

我们知道这又是一项新的罪名。我们已经第二次违反“不准私心偏爱”这项规定了，没有牵念着所有的同志，按照规定必须这样，而我们却只对其中之一念念不忘，她们的名字叫自由5-3000，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何如此牵挂她们，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她们之后，我们突然之间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生活其中并不是一个负担。我们不再把她们当作自由5-3000来思念，自己给她们取了个名

字——璀璨者。但是给人起名，把这个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是一个罪过。但我们仍然用璀璨者来称呼她们，因为她们与众不同。璀璨者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法律规定，除了婚姻时期，男人不准念及女人，但我们已经顾不上法律了。“婚姻时期”在每年的春天，所有年龄超过二十的男性和年龄超过十八的女性都会被送到城市婚姻大厦住一晚上，优生联合会的人会为每个男人指定一个女人，每年冬天孩子呱呱坠地，但是女人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产下的孩子，孩子们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每个人都会被送到婚姻大厦两次，但这是件恶心可耻的事情，我们不乐意自己更多地想到这些。

我们已经触犯了很多法律了，今天又多触犯了一条。今天，我们和璀璨者说上话了。

我们走进路旁树篱围栏的时候，其他的女人在田野的远处劳作，璀璨者一人蹲在田野旁的护城河边喝水，她们用双手掬起一捧水送向唇边，水珠从她们的手里滴落，就像太阳的点点闪光，她们看见了我们，却没有动，依旧跪在那儿望着我们，护城河水面上的阳光映射在她们白色束腰外衣上，形成了环状的光圈，一滴仿佛在空气中凝结住的晶莹水珠从她们的指尖滴落下来。

璀璨者起身向树篱边走来，仿佛从我们的目光中听到了命令。我们这一队的其他两个扫街人正在离开我们百步开外的大路尽头工作。国际4-8818是不会出卖我们的，而联合5-3992不会懂得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直视着璀璨者，看见她们雪白的脸颊上飞过

一道红晕，嘴唇上闪过太阳的光华。我们说：

“自由 5 - 3000，你们真美。”

她们没有转过脸去，也没有转移视线，眼睛反而睁得更大了，眼神中流露出成功的喜悦，这种喜悦并非因我们而来，而是因一种我们无从猜测的原因生发出来的。

她们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平等 7 - 2521。”我们回答。

“你们并非我们的兄弟中的一员，平等 7 - 2521，我们可不想你们成为那样的人。”

我们无法说明白她们的话语中蕴涵的意味，没有语言能描述那种意味，但是无需语言的帮助我们也能明白她们的意思，我们当下就懂了。

“是的，你们也不是我们的姐妹中的一员。”我们回答说。

“如果在一大群女人中看到我们，你们会特别关注我们吗？”

“我们会关注你们的，自由 5 - 3000，即便你们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女人呆在一起。”

她们又问：“扫街人总是呆在一个地方工作呢，还是会被分配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扫街人总是呆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说，“没有人会把我们从这条路上赶走。”

“你们的眼神，”她们说，“和别的任何人的都不同。”

突然之间，也不知联想到了什么，我们突然觉得寒冷，从内里感觉寒冷。

“你们多大了？”我们问。

她们一定察觉到了我们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她们垂下了眼睛。

“17岁。”她们低声说。

我们舒了口气，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刚才不知为什么我们想到了婚姻大厦。我们是不会让璀璨者被送到那里去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怎样才能阻止联合会的意愿，但突然间我们知道自己能做到。不知道刚才我们怎么会联想到婚姻大厦的，这种丑陋的事情和我们与摧残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那样的事情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那样站在树篱围栏旁，莫名地，嘴唇紧闭，带着仇恨，一种突然生发出来的对所有同志兄弟的仇恨。璀璨者看到了我们的表情，慢慢地绽开了笑容，我们在她们的笑容里第一次看到了悲伤，我们想，女性特有的智慧一定让璀璨者感觉到了更深邃的忧伤，比我们所能懂得的要多得多。

后来三个在田野里工作的姐妹们出现了，向大路这边走来，于是璀璨者离开了我们，走了开去，还拿起一包种子，边走边撒在田野的犁沟里，种子四散开来，飞得到处都是，因为璀璨者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走在回扫街人之家的路上时，我们无缘无故地有了一股唱歌的

冲动。那天晚上在饭厅，我们遭到了训斥，因为我们无意识地大声唱出了一些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旋律。但是，除了在社会公共集会上，无缘无故唱歌是不体面的行为。

“我们唱歌是因为觉得开心。”我们回答说。扫街人之家委员会的一个人正在训斥我们。

“你们当然开心喽，”他们说，“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为同志们而活更让人开心的呢？”

现在，坐在我们的地下通道里，我们置疑委员会的人说的话。不开心是被禁止的。原因已经向我们解释过了：现在的人类是自由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大众的，全体人类的意志是有利于每个人的，所以，人人都必须开开心心的。

但是晚上，我们站在大厅里换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的同志兄弟，对这个人人都快乐的说法怀疑了起来。同志们垂着脑袋，目光呆滞，从来不正视其他同志的眼睛，他们耸着肩，肌肉很紧张，整个人看上去蜷缩着，似乎想把自己缩小到不让人看见的地步。观察同志兄弟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闪过一个字眼儿——恐惧。

恐惧弥漫在卧室大厅的空气中，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无名无形的恐惧在这个城市里穿行无碍，所有人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没有人敢说出来。

我们也在扫街人之家感觉到了恐惧。但在这儿，在我们的地下

通道却不再有恐惧的存在。地底下的空气干净纯洁，没有人的味道，在这里的三个小时给我们勇气去面对地面上那若干小时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背叛了我们，扫街人之家委员会的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为自己的存在感到快乐，感到庆幸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像同志们那样，对自己是生是死毫不关心才对，我们也必须对此毫不关心。但是，我们，平等7-2521，对自己活着感到高兴。若这也是道德败坏，那我们情愿不要美德。

但是别的同志和我们不一样。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志们都适应良好。比如博爱2-5503，他是一个聪明安静的男孩儿，眼神温柔，他会无端地突然哭起来，白天和晚上都会这样，身体因为呜咽瑟瑟发抖，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团结9-6347，白天，他是一个年轻、聪明、毫无畏惧的人，但是晚上睡着的时候他会在梦中尖叫：“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半夜里，他的声音让人凉入骨髓，但是医生治不好团结9-6347的病。

因为晚上大家的思绪都是未经整理的，所以在蜡烛昏暗的微光中，我们的兄弟们沉默着，因为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所有的人都必须同意其他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是不是一样，所以不敢开口。蜡烛熄灭后他们松了口气，暗自庆幸。但是我们，平等7-2521，望向窗外的天空，天空是那么平和、清澈、庄严。城市之外有平原，平原之外，比夜色更幽暗的未知林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们不想去观察未知林，不想让自己的思绪触及未知林。但我

们的目光却也曾回望过天边外那片幽暗的所在。人类从未曾进入过未知林，因为没有一种力量能探索这个森林，也没有能通向林中那些古老树木的道路，那些远古时就矗立在那儿的树木就像守卫着可怕秘密的卫兵那样挺立不动。上百年来人们也曾议论过这片树林一两次，一次是因为城市里有人好端端地偷偷逃走了，溜进了未知林，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被饥饿和森林中徘徊着的野兽的利爪吞噬了，但我们的联合会说这不过是传说而已。我们听说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好些未知林，就在城市中间。人们还说，这些树木是经历过那场波及到许多国家的大毁灭的，大毁灭是发生在“不宜提及之年代”里的。那些树木熬过了那场灾难，承受住了灾难过后的尸骨遍野，一片狼藉，活了下来。每当我们在夜里遥望远方的未知林时，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不宜提及之年代”里的诸多秘密。我们想知道未知林是如何在这些秘密已然为世遗忘之后依然能穿越时空存活下来。我们听人说起过关于那场战争的传说，那是一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战斗，少数人是罪犯，他们最终被征服了。后来就是那场在大地上横行肆虐的大火，那场大火被称作伟大重生的开端，神圣的大火把罪犯们写下的所有手稿都烧毁了，也摧毁了罪犯们建筑起来的世界。肆无忌惮的火舌在城市里横行了三月之久，然后，人类迎来了伟大的重生。

那些罪犯的话语……不宜提及之年代的话语……我们失落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语言呢？

愿联合会降仁慈于吾等！我们并不想写下这些疑问，直到我们把这些疑问付诸笔端，我们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性质的事情。我们是不应该问这种问题的，连想都不应该想一想。我们不应自寻死路。

然而……然而……在人类的语言中缺乏一个词汇，一个曾经有过现在却失落了的词汇。这是一个不宜说出口的字眼，没有人会说这个字眼也没有人听到过这个字眼。但有时，这样的时刻并不多见，某时，在某处，会有一个人找到了这个词汇，他们从古老手稿的碎片余屑中，从远古石碑碎片上找到了这个词，但只要他们宣诸于口，就会立刻被处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罪行会遭受死亡的刑法，除了讲出这个不能提及的字眼。

我们看见过这样的人在城市广场被活活烧死。当时的场景在之后的好几年内挥之不去，一直驻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在我们的心坎上，如影随形，不给我们片刻喘息的机会。那时我们还是个孩子，只有十岁，我们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孩子与成人一起站在巨大的广场上，观看火刑。他们把罪犯带到广场当中，绑在柴堆上，罪犯的舌头已经被割掉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说话了。那是一个年轻人，个子很高，一头金发，眼睛像早晨的天空那般碧蓝。他走向柴堆，步履稳健，一点儿都不显得畏惧。偌大的一个广场上充斥着诸多人的面容，有些在尖叫，有些在大笑，有些在厉声咒骂，那个罪犯的面庞是其中最平静最幸福的。

他们的身体被链条绑在了火刑柱上，火苗从柴堆上窜起来，罪

犯最后打量了这个城市一眼，一条细细的血丝从嘴角淌了下来，但他们的唇上却带着微笑，那时我们的脑袋里掠过一个荒谬绝伦的想法，我们曾听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圣徒的，有因劳动而获得圣徒称号的，有联合会认可的圣徒，还有创造了伟大重生的圣徒。但我们从未见过圣徒，甚至不知道一个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站在广场上的我们那时想道：一个圣徒的脸可能就像这张我们在火舌里看见的脸吧，这张说出了不能说出口的字眼的罪犯的脸。这个想法后来就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发现的事情，倘若当时有人发现了，我们也就不会活到现在了。可能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想象罢了。但我们确实看见罪犯的目光最终从人群中聚焦到我们身上，直直地注视着我们。他们的目光中没有丝毫的痛苦，没有对肉体疼痛的丝毫感知，有的只是快乐和骄傲，一种超越人类骄傲的更圣洁的骄傲。而且，这双眼睛似乎想要从火焰中向我们诉说，把无声的语言通过目光传递给我们，那双眼睛似乎在恳求我们记住那个词，不要让它从我们身边溜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大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我们最终没有猜出那个词汇……

即便我们像那个柴堆上的圣徒那样被活活烧死，我们依旧想要知道，那个不能说出口的词究竟是什么。

[第三部]

我们，平等 7-2521 发现了自然界的一种新能源。我们是独自发现它的，我们也是唯一知道它存在的人。

如果一定要我们为此付代价的话，我们愿意接受任何严苛的制裁。学者联合会的人曾说过，凡存在的人类都已知晓，人类尚未知晓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我们觉得学者联合会里的人简直瞎了，这个星球上的秘密不是放在那儿给每个人看的，它们只为寻找它们的人存在。我们之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一个别的同志们不知道的秘密。

我们还不知道这种能量是什么，从何而来，但是我们知道它是自然的，我们捕捉到了它，运用了它。第一次发现它是两年前的事了，一天晚上，我们在解剖一只青蛙时发现它的腿突然一抽。这是一只死青蛙，但却动了一下，定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力量让死青蛙的腿动起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很懵懂，不过在做了许多次试验之后，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在解剖那只青蛙时是把它挂在一根铜丝上的，

就是这根铜丝把制成解剖刀的金属上的神奇能量传递到了浸在盐水里的青蛙身上。我们把一块铜片和一块锌片放进盐水罐里，两种金属中间用金属线连起来，就这样，我们的手指下产生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奇迹，一个新的奇迹，一种新的能量。

这个发现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其他的研究已经不能和这个相提并论了，我们反复操作，用更多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方法做试验，试验中的每个步骤都能把奇迹活生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开始明白，这个发现为人类提供了地球上最伟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存在是对人类所知的所有定理的公然蔑视。我们以前从学者之家偷来过个罗盘，它能让这个罗盘里的指针动起来，转起来，但，我们还是孩子时，老师就教我们说，天然磁石是指向北方的，这是定理，万世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新发现打破了这些定理，我们发现它能制造出光来，人类从不知晓光是如何产生的，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地洞旁树起一根长长的铁棒，自己就呆在下面观察，我们看见这根铁棒一次次地发出亮光，我们明白了：金属能汲取天空中的能量，金属能让这种能量为人所用。

根据自己的这一发现，我们制造了一些奇妙的东西。我们利用了在地上发现的铜丝，还走向地道深处去寻找材料，就用蜡烛的微光照明，但是走不到半英里就又退了回来，因为石头和泥土挡住了去路。但我们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把它们带回来做试验。我们找到了一些奇怪的盒子，有的装着好些条状的金属，有的装着

绳子、细线什么的，还有的里面是些绕成环形的金属丝。我们在墙上发现了一些小小的玻璃球，每个球下面都有条绳子连着，这种绳子是由好几条比蛛网还细的金属丝做成的。

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却相信不宜提及之时代的人们肯定已经知晓了天空的能量，而这些东西和这种能量之间肯定有关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我们会研究出来的。现在已经不能停手不干了，即便有时我们害怕自己会因为知识而孤独。

没有哪个个体能比人民大众运用智慧推选出来的学者们更聪明。但我们能，我们做到了。我们一直压抑自己不说这话，但现在事实证明了确实如此，但谁在乎呢，我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法律，所有的一切，除了金属，除了那种绳子。还有许多东西需要研究，还有漫漫长路等着我们去走，即便是定要孤身上路，我们也已经无暇顾及了。

第四部

那次谈话后，有很多天我们都没有机会再和璀璨者交谈。但炎热的季节来临了，天空成了白色的一片，太阳似乎烧着了，火势蔓延到了空气里。田野依旧无声地躺在大地上，马路上的灰尘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苍白的颜色。炎热让那些在田野里工作的女人没了精神，拖拖拉拉地干着活儿。我们来打扫马路的时候，她们正待在离开大路很远的地方。可是璀璨者却独自一人站在树篱围栏边，等待着，眼神严厉，流露出对这个世界的轻蔑不屑，我们停下了脚步，她们看见了我们，便一直注视着我们，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仿佛愿意遵从每一个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字。

我们说：

“我们为你们想了个名字，自由5-3000。”

“叫什么呀？”她们问。

“璀璨者。”

“我们想到你们的时候也不管你们叫平等7-2521。”

“那你们给我们起了个怎样的名字呢？”她们注视着我们的眼睛，然后仰头说道：

“不可征服者。”

我们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后来总算说出了这样一句：

“这种想法是被禁止的，璀璨者。”

“但你们不也和我们想的一样吗？而且你们也希望我们这么想。”

望着她们的眼睛，谎话说不出口。

“是的。”我们喃喃地应道，她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我们接着说：“最最亲爱的，不要受我们的影响吧。”

她们退后了一步，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我们。

“把那句话再重复一遍。”她们低声说。

“哪句？”我们问，但她们没有回答，我们一下子明白了。

“最最亲爱的。”我们低声呼唤。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这样称呼过一个女人。

璀璨者慢慢低下头，一动不动地站在我们面前，双手垂放在身边，手掌转向我们，仿佛想把柔顺谦恭送入我们的目光之中，我们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过了一会儿她们抬起头，对我们说话了，声音温柔，言辞简洁，似乎想把刚才流露出的渴望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天气真热，你们已经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了，一定累了吧。”

“不累。”我们回道。

“田野这儿还凉快点儿，”她们说，“这儿还有水，你们渴吗？”

“有点儿。”我们回答，“但我们不能越过树篱围栏进去喝水。”

“我们给你弄点儿水来喝吧。”她们说。

说完她们就跪在护城河旁边，双手捧起河水，站起身把手伸向我们的嘴唇。

我们不知道是否喝到了水，她们手中的水很快就消失了，但我们却依然把自己的嘴唇贴着那双手，她们感觉到了，却没有走开。

我们抬起头，向后退了开去。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做出这样的举动，也不敢知道原因。

璀璨者也退了开去，站在那儿怀疑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接着她们跑开了，虽然当时没有人走近，她们退后，走开，好像不能再面对我们，她们的手臂在身前弯拢着，似乎不能放下双手似的。

第五部

我们造成了，我们创造出来了。我们让它自时代的暗夜中破茧而出，就凭我们自己，我们的双手，我们的思想，凭我们自己孤单一人。

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抬头看到出自我们手中的光亮时，只觉得头晕目眩。无论今晚我们讲了什么都该得到原谅……

今晚，经过了无数个日子的无数次试验之后，我们终于按图索骥，根据不宜提及之年代留存下来的一盒玻璃成功造出了这个神奇的东西，这个发明能产生出那种来自天空的能量，这种能量比人类以前发现的一切能量都要巨大。我们把金属线放进这个盒子，封闭通道，这根金属线就会发光！它活了起来，先发红，接着就会发出环形的光亮，投射在面前的石墙上。

我们站着，把头埋入双手，简直无法想象这是自这双手里诞生出来的。不用打火石，不用生火就能有光，就亮在我们面前，它来自虚无世界，来自金属的内核。

吹灭蜡烛，黑暗笼罩了我们，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暗夜和这个盒子里发出的细弱的一线微光，细得仿如监狱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把手伸向金属线能看见自己的手指为红色的微光笼罩，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在那个瞬间，对我们而言，除了那双在无尽的黑暗中因金属丝而发出光亮的双手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想到了面前的这个发明的意义。只要有金属和金属丝，就能照亮我们的地道，我们的城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我们能给同志弟兄们新的光芒，比他们以前用的更干净更明亮的光芒。人类可以让这种天空的能量为人所用，它不再是秘密，不再有自己的意愿，人类只要有这个愿望，就能让它俯首帖耳。

我们这下明白了下一步必须得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发明太伟大了，我们不该再把时间浪费在扫地上，既不应该独自保守这个秘密，也不应该让它就此长埋地下，而要把它奉献给人类。我们需要时间，需要学者之家的工作室，也需要得到学者同志的帮助，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运用智慧进行创造。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完成，等着这个世界上所有学者一起研究。

再过一个月，世界学者大会就要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举行，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会议，列席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他们每年在不同的城市里聚首一次。我们也要去参加这个会议，把这个拥有天空之能量的玻璃盒子作为礼物呈放在他们面前，并在他们面前

坦承自己的一切罪恶。他们会明白，会理解，会原谅，因为我们奉上的这个礼物要比我们的犯规伟大得多，他们会向职业联合会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被派到学者之家工作了。这类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但是以前也同样从未有过如此居功至伟的礼物。

我们必须等待。我们要对这个地下通道前所未有地三缄其口，除了学者们，没有人会明白这个秘密的重要性，他们不会懂的，也不会相信我们。他们除了能看到我们单独工作这项罪行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还会毁了我们和我们的光。对自己的肉体我们毫不在乎，但是光……

不，我们并非全不在乎，生平第一次我们如此在乎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根金属丝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是我们身上拔下来的一根血管，靠我们的血液发光。我们到底是为这根金属线自豪还是为这双发现它的双手感到自豪呢？两者难道真的能做到泾渭分明？

伸出双手，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手究竟多么有力。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掠过脑际：我们生平第一次想要知道自己的长相。人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脸，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也从不向同志们询问自己的长相，因为关注自己的脸和身体是一项罪恶。但今晚，出于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我们渴望能知道自己的外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第六部]

没有做记录已经有三十天了，因为这三十天我们不能到这儿来，到我们的地道里来。我们被抓起来了。事情就发生在上次做记录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忘了看沙漏，沙漏里的沙子漏完就表示三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是时候回到城市电影院里去了。那天晚上，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沙子早就漏空了。

我们急忙向电影院跑去，但已经迟了，只见巨大的帐篷安静疲惫地站立在天幕下，城市街道躺在我们脚下，空旷黝黑。如果我们返回地道，他们会在那儿抓住我们，我们的光也会一起被缴获，于是我们只得走回扫街人之家。

扫街人之家委员会的人质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抬头看看他们的脸，那上面没有好奇，没有愤怒，没有仁慈。所以当他们之中最年长的那个问“你们去了哪里”时，满脑子只有玻璃盒子和光的我们忘记了其他的一切事情，只是回答他们说：

“我们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最年长的那个没有再追问下去，他们转向两个看上去最年轻的人，用厌倦的声音吩咐他们说：

“把我们的兄弟平等 7 - 2521 带去教养拘留所，打他们，直到说实话为止。”

我们就这样被带到了教养拘留所的地下室，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面除了一个铁柱子外空无一物。铁柱旁站着两个年轻人，没穿衣服，却带着皮口罩和皮头巾。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人离开了，把我们交给两个法官，他们坐在石室的一角。法官个子瘦小，面色苍白，弯腰驼背。他们朝那两个强壮的戴口罩头巾的汉子做了个手势。

这两个汉子剥掉我们身上的衣服，推搡着让我们双膝跪下，把我们的手固定在铁柱子上，开始鞭打我们。鞭子第一次触及我们身体时，只觉得自己的脊椎好像已被切成了两截。第二下把第一下的感觉抹去了，有一秒钟我们什么也感觉不出来，接着痛楚排山倒海般袭来，涌上喉头，肺里像有火在燃烧，但我们硬是没有吭声。

鞭子带着风声呼啸而过，我们想要数清楚自己究竟挨了几下，但终于数不下去了，只知道鞭子不停地落在我们的后背上，后来背上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火红的铁栅栏一直在我们眼前晃悠，我们只惦记着那个栅栏，除此别无他想，一个栅栏，一个红色方块构成的栅栏，后来我们意识到，自己正注视着牢房大门上

的方格形的铁栅栏，牢房的围墙也是方形的石头砌成的，我们的背上也定被皮鞭划上了方格，皮鞭来来回回不停地抽击着我们的皮肉。

之后，有一个拳头伸到我们面前，敲击我们的下巴，红色的泡沫从我们的嘴里涌出，流到那枯槁的手指上，接着法官问道：

“你们去了哪里？”

但我们甩了甩头，把脸埋在被绑住的手臂里，咬住了嘴唇。

鞭子再次呼啸了起来。我们还在奇怪谁把燃烧着的煤灰洒在地上，因为我们看见石头地板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红色光点。

接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只听到两个声音一直在那儿有规律地咆哮着，一声接着一声，虽然我们知道，他们两人的质问当中还是隔着几分钟的：

“你们去了哪里你们去了哪里你们去了哪里你们去了哪里……”

我们动了动嘴唇，却终于没有说出话来，只发出这样的呢喃：

“光……光……光……”

接着我们便失去了意识。

睁开眼睛，我们发现自己脸朝下躺在单人牢房的砖地上，砖地上，离我们不远处还有一双手，我们试着动动，才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手，但我们的身子却动不了。可我们却笑了，因为想到了光，我们总算没有背叛它。

我们在单人牢房里躺了好几天，每天牢门都会打开两次，一次

是来送水和面包，一次是来审问。许多法官来到我们的牢房，先是那些职位低的，后来进来的是这个城市里最受人尊敬的法官。他们穿着白色的托加长袍站在我们面前，问我们：

“你们准备招供了吗？”

我们躺在他们面前的地板上摇摇头。然后他们离开了。

日复一日，我们细数光阴。但是今晚，我们知道，今晚一定得逃走。因为明天，世界学者大会即将在此召开了。

要从教养拘留所逃走轻而易举。这里的锁很旧了，附近也没有守卫。这里不需要守卫，因为从来没有人置疑过联合会的权威，无论联合会把人送到哪里，都不会有人起从那里逃跑的念头。我们身体健康，所以很快就恢复了体力。我们朝大门猛冲过去，门被撞开了，我们顺着黑暗的过道偷偷溜出去，穿过漆黑的街道进入地下通道。

点燃蜡烛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还没有为人发现，一切都完好如初，没有被人碰过。那个玻璃盒子则放在我们面前没有点燃的炉灶上，一如我们离开时的样子。现在，谁还会去在乎后背上的一些伤疤呢！

明天，天亮之后，我们会带上我们的盒子，让地下通道敞开着，上路，穿过大街去到学者之家。我们会把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礼物放在他们面前，我们会告诉他们真相，会把我们在这里写下的这些文字作为忏悔交到他们手上。我们会和他们团结

一致，一起工作，用苍穹的能量为人类的光荣服务。祝福你们，我们的同志！明天，你们会重新把我们纳入你们的团队中去，我们将不再是一个弃儿。明天我们会重新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分子。明天……

第七部

森林里的这个地方一片黑暗。树叶在我们头顶沙沙作响，黑暗透视了天空中最后的一抹金色。苔藓柔软又温暖，之后的很多个夜晚我们都将在它们的怀抱里安眠，直到森林中的野兽前来撕碎我们的身体为止。眼下，能让我们睡觉的只有苔藓没有床，等着我们的只有野兽没有未来。

我们已经老了，虽然今天早晨，当我们带着玻璃盒穿行在学者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没有人阻拦我们，这儿没有教养拘留所的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情。大门口也没有人阻拦我们，我们穿过空无一人的过道走进大厅，学者们正在那儿举行隆重的世界学者会议。

走进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玻璃窗，窗外是光华灿烂的蓝色天空。之后，我们看到了围坐在长桌边的学者们，他们就像是一群挤在广阔天空尽头的形状模糊的云朵。那里头有些人的名字我们如雷贯耳，有些从远方来的学者的名字我们从未听说过。在他

们的头顶挂着一幅面积不小的绘画，上面画着 20 个发明了蜡烛的伟人。

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所有与会者都把头转向我们。这些全球最伟大最聪明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们，他们面带怀疑、好奇之色注视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个奇迹似的。的确，我们的外衣撕碎了，上面血迹斑斑，到处是棕色的污点。我们举起右手说道：

“问候你们，尊敬的学者同志们！”

集体 0 - 0009，在与会者中年事最高，智慧超群，他问我们说：

“你是谁，同志？你看起来不像一个学者。”

“我们的名字是平等 7 - 2521，”我们回答说，“我们是这个城市的扫街者。”

就像是一阵大风刮进了大厅，所有的学者立刻叫嚷开了，他们又生气又惊恐。

“一个扫街者！一个扫街者走进了世界学者大会！真是难以相信！这种行为违反了一切规定一切法律！”

但我们有办法让他们安静下来。

“兄弟姐妹们，”我们说，“我们是谁微不足道，我们的违法行为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我们的人民同志，别在我们身上伤神费心，我们什么也不是，但听听我们要说的话吧，因为我们给你们带来一件人类从未获得过的礼物。让我们说完吧，因为我们的手中握着人类的未来。”

他们静下来听我说话了。

我们把玻璃盒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我们解释了一下这是什么，还说了我们为此做的长时间研究，我们提起了那个地下通道，并把从教养拘留所逃跑的事情一一道来。我们说话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大厅，没有人动一下手，转一下眼睛。我们说完，把金属丝放进盒子，学者们仍旧坐着，但都前倾着身子，瞪着那个玻璃盒子。我们站在原地，眼睛盯着金属丝。慢慢地，慢慢地，就像是涌上一股鲜血，一团红色的光焰在金属丝上颤抖摇曳，接着，金属丝放光了。

但与会的那些学者们却被吓坏了，他们跳了起来，从桌边跑开，贴墙而立，挤作一团，从彼此的体温中寻找勇气。

我看看他们，大笑起来，说：

“别怕，同志们。金属丝里蕴涵着丰富的能量，但这种能量已经被驯服了，它属于你们，我们把它献给你们。”

可他们依旧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们把天空的能量献给你们，”我嚷道，“我们献给你们的是世界的钥匙！收下它吧，让我们成为你们的一员，你们当中最卑微的一员。让我们共同工作，利用这种能量减轻人民的劳苦。把手中的蜡烛和火炬都扔掉吧。让我们用光明充斥城市，让我们把这种崭新的光明奉献给大众！”

但是他们却只是看着我们，一瞬间，在他们的注视下我们感到

了恐惧，因为他们的眼睛是那样直直地看着我们，蕴含着渺小与邪恶。

“兄弟们，”我们喊道，“你们难道没有什么要对我们说吗？”

这下，集体0-0009向前挪了挪，挪向桌子边，其他人也跟了上来。

“不错，”集体0-0009说，“我们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这个恶棍说，你们这个违背了一切律法却为自己的恶行感到自豪的恶棍！你们怎么敢认为自己拥有比你们同志们更了不起的聪明智慧？！职业委员会已经裁定你们成为一个扫街者，你们怎么敢认为自己能做出比打扫街道更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博爱9-3452说：“你们这种清洁臭水沟的人怎么敢孤身独处，怎么敢自行思考而不和同志们保持一致？！”

“你们应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民主4-6998说。

“不，应该鞭打他们。”统一7-3304说。“让他们尸骨无存！”

“不，”集体0-0009说，“我们不能决定怎样处罚他们，我们的兄弟们。还从未有人犯过这样的罪呢，而且要审判他们的也不是我们，不是任何小规模联合会。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送到世界联合会上去，让他们在那儿接受惩罚。”

我看着他们乞求道：

“同志们，你们的说法都对。让联合会的意志来决定我们的存亡吧。对此我们并无异议，但是光呢？你们会怎样利用它呢？”

集体 0-0009 凝视着我们，嘴角泛起笑意。

“那么你们觉得你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崭新的能量，你们其他的兄弟们也这么想吗？”他们说。

“不，没有。”我们回答。

“不为全体人民认可的就是不正确的。”集体 0-0009 说。

“你们是一个人工作和研究的吗？”国际 1-5537 问。

“过去，很多学者之家的同志们都有好些个奇思妙想，”团结 8-1164 说，“不过在绝大多数的学者兄弟们投票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人人都得服从群众的意见。”

“这个盒子一无是处。”同盟 6-7349 说。

“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这个盒子就会给蜡烛部门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和谐 9-2642 说，“蜡烛对人类居功至伟，所有人对此都无异议，所以蜡烛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遭损毁。”

“这个东西会破坏世界联合会的计划的，”统一 2-9913 说，“而如果没有世界联合会的计划，太阳不能照常升起。让所有联合会成员认可蜡烛，决定批量生产，重新制订让蜡烛替代火炬的计划就花了 50 年的时间。这事情关系到数以千万计的，在许许多多国家工作的人民。我们不能这么快就又变更计划。”

“而且，如果说这种能量能减轻人民的工作负担，”相似 5-0306 说，“那么它就是一项大罪恶，因为人们如果不为其他的兄弟同志们操劳，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然后，集体0-0009站起身，指着盒子说：

“必须毁掉这个东西。”

跟着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叫道：

“必须毁了它！”

我们冲向桌子。

我们抓起盒子，猛地把他们推开。我们跑向窗口，转身最后一次看看这些学者们，一种不为人知的盛怒掐住了我们的喉咙，让我们说不出话来。

最后，我们喊道：“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这些傻瓜！你们统统都是该死的傻瓜！”

说完我们挥拳打碎了窗户，在玻璃清脆的破裂声中纵身跳了出去。

我们跌倒了，却不让盒子从手中滑脱。接着我们发足狂奔起来，盲目地飞奔着，行人、房屋飞快、模糊地在眼前掠过，道路似乎不是平坦地在脚下延伸，而是跳起来自己触碰到我们的双脚的，我们等待着土地能够升起来迎面给我们一拳。但我们没有停下来，不停地往前跑，没有目的地，只是知道必须跑，跑到世界的尽头去，跑到这个时代的尽头去。

突然，我们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片柔软的土地上，我们停了下来。环顾四周，发现从未见过的高大树木寂静无声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明白了，我们进入了未知林，我们没有想过要到这儿来，但我

们的双腿有着和我们头脑相同的智慧，它们违背我们的意愿把我们带来了这里。

玻璃盒子就躺在我们身边，我们向前爬了几步，扑向它，把脸埋进手臂，我们再次卧倒了。

我们就这样躺了很久，然后起身，拿起盒子，向树林深处走去。

何去何从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们知道不会有人跟着我们的，他们是不会走进未知林的，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森林会自行解决落到它手心里的祭品的。但这也没激起我们多少恐惧。我们只想远离，远离城市，甚至不想呼吸和城市的空气有过接触的空气。于是我们继续着自己的旅行，盒子在我们的手中，但我们的内心一片空白。

我们命该如此。接下来的岁月无论是长是短，我们都要独自度过。曾经有人讲起过在荒凉之处发现的腐坏尸体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已经把自己和真实存在的兄弟姐妹们隔离开来了，而且没有回头之路，没有救赎之路。

这些我们都明白，但我们不在乎。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不在乎，我们累了。

只有躺在臂弯里的玻璃盒子像一颗跳动的心般给我们力量。我们自欺欺人地想，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造出了这个盒子，我们是为自己的私利进行创造的。对我们来说，这个盒子比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重要，也比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更实在。对此有什

么可怀疑的呢？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们正在步入无边无迹的寂静森林之中，那儿，尖牙利齿在等着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后悔的。

突然，一阵痛楚袭上心头，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感觉到这种痛楚。我们想到了璀璨者，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呢。但是痛楚不久就消逝了，这样最好，我们是被诅咒的，但愿璀璨者能忘记我们的姓名，忘记这个姓名之下实实在在的肉体。能那样就好了！



第八部

我们在森林里度过的第一天简直是个奇迹。

一缕阳光掠过脸颊，我们醒了，刚想像往常一样一跃而起，突然想起：这里不会有震耳的钟声，不会有无处不在的钟声了。我们仰面躺下，张开手臂，望向天空，镶着一圈银边的树叶颤动起伏，像一条潺潺的绿色溪流，像燃烧在我们头顶的摇曳火苗。

我们根本不想挪窝儿。我们忽然想起来，我们现在可以想躺多久就躺多久，想到这儿我们纵声大笑。我们也可以起身，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再躺下。以前我们也这样盼望来着，可是这种盼望是无意识的，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念想之前早就一跃而起了。现在我们随心所欲地张开手臂，旋转身体，一次又一次，直到起了一阵清风，把灌木丛中的树叶吹得沙沙作响才停下来。然后，我们抓住一根树枝，让自己高高地荡起来，去到树的高端，没什么目的，只是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有多矫健罢了。树枝在我们身下噼啪作响，我们跌落在软若褥垫的苔藓上。我们的身体失去了意识，只是自由

地在苔藓上滚来滚去，干枯的树叶沾了我们一身，束腰外衣上，头发里，脸上，到处都是。我们突然听到自己在笑，大声地笑，声音大得仿佛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发出笑声上。

然后，我们捡起了玻璃盒子继续深入森林。我们边走边拨开枝桠，感觉自己是在一片树叶的海洋里遨游，灌木就像是波浪起起伏伏，围绕四周，还把自己的绿色浪花儿高高地抛向大树顶端。大树在我们面前让道，召唤着我们向前。这片森林似乎在欢迎我们来访呢。我们不假思索地继续向前，把一切都抛诸脑后，除了我们的身体高兴地要纵声歌唱之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我们感觉饿了，于是停了下来。小鸟在树枝间盘旋，有些还飞来我们脚下。我们捡起一块石头作箭，射向一只小鸟儿，它应声落地，跌落在我们面前，我们升起了火，把鸟儿烤着吃，对我们而言，世界上没有哪种食物比这个更鲜美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找食物自己弄着吃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真希望再次感觉饥饿，越快越好，这样我们就能再次品尝到这种异乎寻常的自豪感。

我们又上路了，这次来到了一条小溪旁，它像一条绿色光带似地流淌在树木之间，水面是如此平静，我们几乎以为这不是水，不过是地上的一个切口，树木在这个切口里是横着长的，而天空则躺在最下面的地方。我们跪倒在小溪旁，弯腰喝水，第一次，我们看见了自己的脸。

我们呆坐在原地，屏住了呼吸，我们的脸庞，我们的身体是那

么地优美。我们的脸长得和同志们的一不一样，注视着它，心里不会升起怜悯之情。我们的身体也和其他兄弟们的不一样，四肢笔直纤细，强健有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相信这个从小溪里注视着我们的这个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对自己的长相无所畏惧了。

我们一直走到太阳落山，阴影聚集在树木之间的时候，我们在山底间的一个凹地停下了脚步，今晚就睡在这儿了。忽然，我们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被诅咒的，今天这是第一次想到这个，但是我们笑了。

我们把这一切都记录在纸上，在去世界学者大会前我们把写过的没写过的纸都一股脑儿藏在束腰外衣里，但后来没有交给那些学者。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对自己说，我们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合适的字眼。现在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还不懂如何正确表达此刻的思想。

第九部

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写些什么了。不想说话是因为不想用语言来回忆后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到森林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于是藏身于灌木之中，等待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我们看到白色束腰外衣的褶皱影影绰绰地闪现在树木之间，还有一道金色微光一闪而过。

我们纵身向前一跃，向她们飞奔而去，然后，我们站在那儿，注视着璀璨者。

她们看见了我们，双手握成了拳头，这个姿势让她们的手臂垂了下来，好像握着拳头需要双臂使出巨大力量似的，她们身体颤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我们不敢太接近她们，只是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璀璨者？”

她们的声音是那么地微弱：

“我们找到你们了……”

“你们是怎么到森林里来的？”我们问。

她们抬起头，用满是自豪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们跟随你们而来。”

她们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儿才开口道：

“我们听说你们进了未知林，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从农人之家溜了出来。我们在地上找到了你们的足迹，因为这儿从未有人来过，你们的足迹那么清晰，我们沿着你们披开的枝桠一路追随而至。”

她们白色的束腰外衣撕破了，枝桠把她们的的手臂划得伤痕累累，但她们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些，根本没有在诉说中提及，也没有提及她们的疲惫和害怕。

“我们就这样跟来了，”她们说，“以后无论你们去到哪里，我们都要跟着你们。如果你们面临威胁，我们也要面对它。如果你们遭遇死亡，我们也追随你们而去。你们若是有罪的，我们就来分担这种罪孽。”

她们看着我们，声音低了下去，但她们的声音里充满了成就感和不屈的意志。

“你们的眼睛像是火焰，而在其他同志们眼中，我们看不到希望与激情。你们的嘴唇的线条如花岗石般坚毅，而其他同志们的却是那样松弛卑微。你们的头颅总是高高仰起，而其他同志们却是那样猥琐不堪。你们健步如飞，而其他同志们却缓缓爬行。我们宁愿

跟着你承担罪恶，也不要和同志们一起接受祝福。让我们随着你们的意志进退，只是别让我们离开你们。”

说完她们跪下，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我们从不知道自己有这般美好。我们弯腰扶她们站起来，刚一碰到她们，就觉得一阵心神激荡。我们把她们搂进怀里，吻她们的双唇，璀璨者先是一惊，吸了口气，又轻微地呻吟了一声，用双臂环绕住我们。

我们一块儿站了很久，我们已经活了21年，却不知道人能享有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这让我们后怕。

后来我们开口说：

“最最亲爱的，森林里没什么可怕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并无什么危险。我们不再需要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了。让我们把他们的善恶抛诸脑后，我们把一切都抛诸脑后，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生死与共，快乐就是联系彼此的纽带。把你们的手给我们，看，璀璨者，这是我们的世界，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却是属于我们的。”

然后我们一起步入丛林之中，手挽着手。

那天晚上，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把一个女子拥入怀中既不丑陋也用不着羞耻，而是人类应该享有的真正的喜悦。

我们已经一连走了好几天了，这片森林没有尽头，我们的探索也没有尽头。但现在，每过一天都像是获得了额外的恩赐。

我们制作了一把弓还有好些箭，这样一来，饿了需要食物时就

能打到更多的鸟，我们还在森林里找到了水果和水。晚上，我们寻找一块空地作为栖息之地，在空地上画个圈，周围生上火，我们睡在当中，野兽就不敢接近我们。晚上我们能看见它们的眼睛，有绿色的，有黄色的，就像是燃烧着的煤块那样闪闪放光，在四周的树丛中凝视着我们。火静静地燃烧着，一闪一闪的光焰使我们宛如置身宝石的包围之中，还是那种用来装饰皇冠的珍贵宝石。烟成一直线，笔直地升向空中，月光给它们披上绿色的外衣。我们一起躺在火圈之中，璀璨者的双臂环绕着我们，我们的脑袋在她们的胸前安歇。

会有那么一天，走得够远时，我们会停下来造一座房子。但我们不急，未来的岁月和眼前的森林一样无边无际，我们不急。

我们还不能理解业已发现的新生活，虽然它那么清晰简洁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疑问前来拜访，我们就快步前行，然后转身，看见璀璨者跟随着我们，就忘记了一切困扰，她们分开枝杈时，双臂浸没在树叶的阴影里，就像笼上了一层绿色的薄雾，可是她们的肩膀却仍逗留在阳光的宠爱中，是那样地洁白无暇，还泛着微光，不像是阳光照射所致，倒像是从皮肤底下透出光来似的。树叶飘落，降临到她们肩头，驻留在颈项柔和的曲线处，树叶上还留着一滴露水，在阳光下闪烁发光，一如珍珠，我们呆呆地望着她们，她们向我们走来，看到我们的表情后停下了脚步，笑了起来。她们猜出了我们的心思，于是顺从地等待着，并不发问，等着我们能继续上路。

我们继续无尽的旅程，祝福脚下的这片土地，但当我们复归沉默时，疑问又卷土重来：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因独处造成的堕落，那么人类除了堕落之外还能期待什么呢？如果孤独是一项巨大的罪恶，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一切由众人决定的都是善，一切来源于个人的都是恶。我们自打出生就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已经违背了法律，但我们对这条准则却没有产生过怀疑，可是现在，徒步穿越森林的现在，我们开始试着对此置疑。

除了让自己成为同志们的得利工具之外，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供人类选择。但是我们现在不再这样活着了，我们在为兄弟们尽心竭力时只感觉疲惫。除了能和兄弟们一起分享的快乐之外，没有其他快乐可供人类享有。但是唯一教会我们什么是快乐的是我们用金属丝创造出来的能量，是璀璨者，这些和我们的兄弟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而且他们也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兄弟了。这就是我们怀疑的问题。

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一个人类在思想上犯的骇人听闻的差错。那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们心中盘旋，想要探出脑袋来。今天，璀璨者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说道：

“我们爱你们。”

说完她们皱起眉头，摇摇头，无助地看着我们。

“不对，”她们轻声说，“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说的。”

她们沉默了，接着，慢慢地，像小孩子第一次学说话那样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这个‘我们’爱你们……爱独一无二的你们。”

我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眸，意识到奇迹之神的呼吸碰了碰我们就又逃走了，留下我们继续徒劳地在暗中摸索。

我们感觉自己被撕裂了，被那个我们找不到的字眼撕裂了。



[第十部]

我们正在桌边书写，把下面的这件事情记录在数千年前的纸张上。灯光昏暗，看不清璀璨者的面庞，只看得见古床的枕上那一绺金色的头发。这是我们的家。

今天太阳升起时，我们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地方。一连好几天，我们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森林在悬崖峭壁上扩展自己的领地，无论何时走上一块开阔的石头平地，我们总能发现自己又为高峰所困，西方，南方，北方，目力所及，无处不是。高峰呈现出红棕色，攀沿而上的绿色森林就像是山脉的血管，而绿色的薄雾则给崇山峻岭带上轻柔的面纱。我们对这些山的存在全然无知，地图上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未知林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让自己免受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破坏。

我们攀上了连野山羊都不敢攀登的山间小路，石头在我们脚下纷纷滚落，能听见它们敲击在山下岩石上的声响，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山下传上来。滚落的石头每敲击一下岩石，群山顿时回声一片，

要过很久才能平静下来。但我们依然前进，我们知道没有人会顺着我们的足迹跟踪前来，也不会有人和我们在此地相逢。

今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不远处的树木间冒起白色的烟雾，就在我们面前的陡峭山峰上。我们以为是大火引起的，于是驻足观看。但那团烟雾静止不动，发出固体金属般炫目的光彩。于是我们爬上了那座大山的顶峰。然后，一座前所未见的房子矗立在一片宽阔的平地上，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座房子以众山为依靠，傲然挺立着。白色的烟雾是这所房子的窗玻璃因阳光而形成的反光。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屋顶很奇特，像地面一样平坦。墙上安着许多玻璃窗，一扇接着一扇，数目远比墙壁的数目来得多，即便在转角处也不间断，但是这样的一座房子怎能安然屹立在那儿，我们目前还猜不出来。墙又结实又光滑，用的那种似石非石的材料和我们在地下通道见过的那种一样。

我们顿时哑口无言，但心里都明白：这幢房子是从不宜提及之年代留存下来的。葱茏的树木让它免受岁月和季节的侵蚀，更让它幸存于比岁月和季节更无情的人类的手下。我们转向璀璨者，问她们道：

“你们害怕吗？”

她们摇摇头。于是我们向大门走去，推开门，一起步入了不宜提及之年代的风子里。

我们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看、去学，去掌握这个屋子里

的全部事物。今天，我们只能到处看看，让自己相信眼睛看到的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拉起窗前厚重的窗帘，发现这里的房间都非常小，大概容不下区区 12 个人。真是奇怪，这种只为两个人居住的房子居然能允许建造。

我们从未见过光线如此充足的房间。由于各个房间色调的差异，光线以千变万化的色彩舞动着，色彩之丰富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见过的屋子只有白、棕、灰三种色调。墙上镶嵌着大面积的玻璃，可又不是玻璃，因为它能反映出我们的外貌和我们身后所有事物的外形，就像是湖水能倒映出我们的面庞一样。屋子里还有各种各样我们没有见过的奇怪东西，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东西。每间屋子里都有那种玻璃圆球，圆球当中连着细如蛛丝的金属线，就和我们在地下通道里发现的一个样。

找到卧室后，我们怀着惊叹的心情站在门口，房间真小，里面只有两张床，再也找不到第三张了，看来，住在这儿的只有两个人，那个时代的人对两个人住一间房是司空见惯，能够理解的。不宜提及之年代的人们拥有的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啊？

我们还找到了衣物，璀璨者看到这些东西时倒抽了口气，才不是什么白色束腰大衣，白色托加长袍；这里有各种颜色、各样款式的衣服，没有两件是相似的。有些衣服一经触碰就化为尘土，剩下的则是由厚重些的料子做成的衣服，在我们指尖留下崭新的、柔软的触感。

我们还找到了一间堆满书架的屋子，书架上排列着一排排的手稿，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们从未见过数量如此庞大的手稿，而且这些手稿的装帧也很奇特，不是常见的软软的能卷起来的那种，每份手稿都有布或者皮制的封面，页面上的字母是那么地小，甚至让我们怀疑这是不是人类的笔迹。我们大致浏览了一番，发现这些手稿都是用我们的语言写就的，但有好些词汇是我们不懂的。明天我们要开始阅读这些典籍。

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参观遍了，我们看看璀璨者的表情，彼此都明白了对方心里所想的。

“我们留在这儿不走了，” 我们说。“也不让别人夺走它，这里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旅程的终点。这里是你们的家，璀璨者，也是我们的，任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它都属于我们，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我们是不会和别人分享它的，就像不会和别人分享我们之间的快乐、爱和渴望一样。它会一直陪伴我们，直到我们的生命終了。”

“就照你们说的办。” 她们说。

于是我们出门去搜集些木头回来，让我们的家更温暖些。我们从窗下树木间流淌而过的小溪里汲了水回来，还杀了一头山羊，趁着新鲜带回家，我们的新家里有一个有可能是厨房的房间，里头放着一个奇怪的铜钵，我们想用那个钵煮东西吃。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一个人做的，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璀璨者就是不肯从那块像大玻璃却不是玻璃的东西前走开。她们站在它

跟前，一遍又一遍打量自己的身体。

太阳落山了，璀璨者躺在地上睡着了，身边环绕着珠宝、一瓶瓶的水晶、丝绸做成的花朵儿。我们把璀璨者抱到床上，她们的肩膀温柔地垂在我们肩膀上。然后我们点燃一支蜡烛，从那间堆放着手稿的地方拿来纸张，在桌边坐下，我们知道今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现在，我们望着土地和天空陷入沉思，这片布满赤裸裸的岩石、高峰和月光的土地是一个准备破茧而出的世界，一个等待着的世界，等待我们给出一个信号、一种迹象、一条最初的法令。我们读懂了这个世界的等待。它似乎还想告诉我们它有了不得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礼物就静静地躺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也必须回报它更了不得的礼物才行。我们很快就会说的，我们会给它目标，给这岩石和天空组成的光芒闪烁的土地以最高的意义。

我们望向前方，乞求自己的内心引领我们回应那感知到的无声的召唤。低头注视自己的双手，上面残留着百年的尘埃，尘埃里可能隐藏着伟大的秘密，抑或巨大的罪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再从内心感到恐惧，我们的心中只剩下无言的敬畏和遗憾。

愿智识降临于我们！那个我们的内心已经感觉到却始终蒙着面纱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它一次次叩击我们的心灵，似乎在努力向我们倾诉着些什么。

[第十一部]

我是。我想。我要。

我的双手……我的灵魂……我的天空……我的森林……我的土地。除此之外我还要说什么呢？这些就是我要找的词汇。这就是答案。

我站在这里，站在山的最高处，抬头张开双臂。这是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这是所有探索的终点。我一直想知道万事万物的意义，而“我”就是意义。我一直想找出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我不再需要这些理由了，也不再需要就我的存在争取任何言辞上的认可。我就是理由，就是认可。

观察世界的是我的眼睛，我的所见证实了土地的美丽。倾听万物的是我的耳朵，我双耳的所闻给予世界声音。思索不止的是我的思想，我的判断是唯一能探寻到真理的启明星。进行选择的是我的意愿，我做出的选择是我唯一必须遵守的法令。

我看到了许多的词汇，有些是智慧的，有些是错误的，但只有

一句是神圣的：“我要！”

无论我选择哪条道路，指引前方的星星只亮在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就是指南针。它们指向的方向只有一个。它们为我而存在。

我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这个星球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抑或只是宇宙中失落在永恒里的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可能得到的幸福是怎样的。我不要更高的标准来证明自己所需的幸福是正确的。我的幸福不是通向终点的中间过程，幸福本身就是终点。幸福是幸福自己的目标，幸福是幸福自己的目的。

我既不是别人想要到达的终点间的过程，也不是供人利用的工具，不是供他们驱使的奴隶，不是包扎他们伤口的绷带，不是他们祭坛上的牺牲。

我是一个个体。“我”这样的一个奇迹只属于我个人，供我个人保存、守护、使用、前进。

我是不会交出自己的财富的，也不会和别人分享。我灵魂中的财富不是那种铜板，可以吹一口气，然后作为施舍扔给那些精神贫乏的人。我要守卫自己的财富：我的思想、我的意愿、我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

我什么都不欠我那些兄弟们的，也不对他们抱有什么义务。我不会为他们活着，我不会为任何别的人活着。我不贪求人间的道义，他们也别来觊觎我的。

我不是同志们的敌人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将只和那些值得我付出友谊的人做朋友。而要赢得我的爱，我的同志们要做比让自己出生更多的事。我不会再无理由地献出自己的爱了，不把我的爱给任何一个偶然路过的人，只给那些希望拥有我的爱的人。我会带着爱去尊重人，但尊重要靠自己去赢得。

我会从人群中选择自己的朋友，绝不选那些充当奴隶的或者扮演主人的。我将选择那些能让我快乐的人去爱去尊敬，但不会服从命令也不会发号施令。如果大家愿意，那么我们携手共进，如果渴望独处，我们就独自上路。因为在精神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让每个人都能完好地保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让它被践踏被玷污。而如果愿意，他也能和别人携手共进，但他依然可以保有自己的神圣的家园不被触碰。

“我们”这个字眼一定得消失，除非出于个人自愿的选择来作为第二位的思考方式。在人类的世界中，这个字眼永远不能放在首位，否则它会变成一个怪兽，变成大地上一切恶的源头，变成酷刑和无法戳穿的谎言的源头。

“我们”这个字眼就像是倾倒在人类头顶之上的石灰，其中还加入了石头使其更加坚硬，它能把一切位置低于自己的东西压碎，黑和白永远消失在灰中。在那样的世界里，堕落者偷来良人的美德，懦弱盗用强者的力量，蠢人夺取圣人的智慧。

如果所有的手，甚至是那些不洁的都能触碰到快乐，那么，我

的快乐在哪里？如果所有人，即便是那些蠢人都能对我发号施令，那么，我的智慧在哪里？如果所有的造物，即便是那些胡乱拼凑起来的，脆弱无力的都能做我的主人，那么，我的自由在哪里？如果我除了低头、认可、遵守之外别无他能，那么，我的生活在哪里？

不过现在我已经和这种堕落的信条脱离了关系。已经和那个怪物“我们”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为奴隶制，为肆意掠夺，为不幸、虚妄和羞耻服务的字眼。

我看见了神明的脸容，自人类存在伊始就从未停止过对这个神明的寻找，因它会赐予我们快乐、和平以及荣耀。

这个神明的名字只有一个字：

“我。”

[第十二部]

开始阅读第一本找到的书时，我发现了“我”这个词汇。明白了这个字的意思之后，我失声痛哭，书从我手中滑落在地，我这个从不知眼泪为何物的人为了释放心中对人类的怜悯垂泪不止。

我明白了，那个被我称作诅咒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其实是天赋。这就是为什么我灵魂中最美好的竟会是罪恶和冒犯；而我却从未因自己的罪恶感到羞耻。我终于明白再多的锁链和鞭子也不能扼杀人类的灵魂和存在其内心的真理。

一连好些日子，我博览群书。然后叫来璀璨者，告诉她我读到的、学到的。她望着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爱你。”

我说：

“最最亲爱的，人不应该没有名字，有过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以此区别于其他所有人。那么，让我们来挑选自己的名字吧。书里记载着一个生活在数千年前的人，在所

有这些书中记载的名字里，我最喜欢他的这个，我想用他的名字为自己命名。他从天神那里偷来光明撒播人间，他让人学会作神。而他也承受了所有散播光明的英雄都要承受的苦难。他的名字叫普罗米休斯。”

“你就用这个名字吧。”璀璨者说。

“我也读到过一个关于女神的故事。”我说，“她是万物之母，是所有神的母亲。她的名字叫盖亚。你就用这个名字吧，我的璀璨者，因为你将成为一群新神的母亲。”

“我就用这个名字。”璀璨者说。

说完我向远处眺望，未来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火刑柱上的圣徒已经看到了未来，所以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继承人，作为所有圣徒，所有在他之前降临世间的为了同一个理由，为了同一个世界死去的殉道者的继承人，无论这些圣徒们如何命名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真理。

我会在这儿住下，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会用自己的手从土地上种出食物。我会从自己的书里获取好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要重建过往的辉煌，辟出一条新路把辉煌带向未来，辉煌的世界将向我敞开怀抱，却永远对我的兄弟姐妹们关上大门，兄弟们当中最软弱最愚笨的人已经给其他的人带上了思想的镣铐。

现在我明白了，我从苍穹获取的能量早就为人所知，那时的人管它叫“电”。正是这种能量让他们做出了伟大的发明。电通过墙上

的那些玻璃球发出光亮照亮这幢房子。我已经找到了发电的机器，我要学学怎样才能修好它，怎样才能让它重新工作。我还要学习如何使用那种能负载能量的金属丝。然后我要在通往我家的路上造起精致如蛛网的金属壁垒，那将会是比花岗石的围墙更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我的同志们永远无法穿越的障碍，除了残忍的暴力之外，他们没有什么能与我匹敌的，而我有属于自己的聪明才智。

此地，高山之巅，我高高在上，除了头顶的太阳，世界都在我的脚下。我要与我的真理同在。盖亚会孕育我的后代。我会把我的儿子当成一个“人”来抚养，交给他“我”这个字眼与其精华之所在，教会他用自己的双腿直起身子来走路，教会他尊重自己的灵魂。

总有一天，我会读完所有的书籍，我会探知自己新的方向，我的家已经安置妥当，土地也已翻整耕种，到那个时候，我会抽出一天时间，最后一次潜入我出生的那个邪恶的城市，去拜访我的那些只有代号没有名字的朋友，比如国际4-8818，还有那个无缘无故就会哭泣的博爱2-5503，那个在深夜喊着救命的团结9-6374，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会去拜访所有那些灵魂还未完全枯萎，却承受着为他们的同志所奴役的苦难的男男女女。他们会跟随我，而我将把他们带到这个避风港，在这儿，在这个不为人知的荒郊野岭，我和他们，我自己选择的朋友们，我们这群志同道合的开创者将共同书写人类崭新历史的第一章。

这些都是我要完成的事业。站在荣耀门口的我最后一次回望过

往。我细研从书中学来的人类历史，我疑惑了。历史之河源远流长，在这条长河里留下记录的是人类的自由精神。但是，什么是自由？为何而自由？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夺走人类的自由，除了人自己。想要自由的人和自己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最初，人为神奴役，但他砸碎了神的锁链，接着人又为王奴役，但他砸碎了王的锁链，他也为自己的出身，为家族门第，为种族奴役过，但他砸碎了他们的锁链。他向所有的同伴们宣称，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不是神，不是王，也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能剥夺的，无论那些强盗的数量有多么庞大，因为这是人类的权利，没有哪个特权能高于这个。人站在自由的门槛上，在他身后，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由流淌的鲜血已经成河。但是，突然，他放弃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跌落到比最初的受奴役更变本加厉的地步。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什么样的灾难摧毁了人的理性？什么样的鞭子携带着羞耻与服从鞭打他们的膝盖？是对“我们”的崇拜。

人们接受这种崇拜之后，几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大厦轰然倒塌，这个建筑物的每一根横梁都来自“某一个人”的思想，这些人在自己的那个年代里沉潜在时代的洪流中探索不息，这个建筑物的每一根横梁都来源“某一种”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只为自己的学说存在。总也有些人是清醒的，清醒让他们幸免于惟命是从的狂热，幸免于“为

他人生活”这种苦难，然而，这些人无力自我保护，他们既不能继续探索真理，也不能保护自己发现的真理。于是，所有的思想、科学、智慧都在这片土地上萎谢了。于是人类——除了其庞大的数量之外什么也贡献不了的人类——不再能建造铁塔、飞机、拥有巨大能量的金属丝，他们什么也没能创造出来，什么也没能保存下来。可能，以后，会有那种拥有思想和勇气的人降生于世，他们会重新揭示我们失落的一切，他们可能会去到学者委员会跟前，但他们会遭到质疑的，就像我曾遭受过的一样——出于相同的理由。

但我仍在疑惑，这怎么可能呢？很久以前，真的曾经有过那个是非不分的过渡时代，人类出于盲目与怯懦，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如何发展。我疑惑是因为我很难设想，一个知道“我”这个字眼的人肯放弃它，还不知道自己损失的是什麼。但传闻就是这样说的，我住在一个该死的城市里，所以能明白人类会允许多么恐怖的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能在那样的年代里，人群中也有少数人，少数拥有明晰洞察力和清明思想的人拒绝向那个世界臣服。他们在目睹这一切的来临而无法力挽狂澜时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他们可能大声疾呼以示抗议，提出警告，但是人们对他们的警告充耳不闻。他们这些“少数人”进行着一场没有希望的战斗，他们的旗帜染上了自己的鲜血，然后就这么牺牲了。选择牺牲是因为他们内心清明，我隔着几个世纪的光阴，向他们献上敬意与同情。

我的手里也有一面旗帜，我希望自己有力量告诉他们：曾在他们心头升起过的绝望不会是一种终结，笼罩了他们的黑暗并非无望打破；他们之后无人继续的战斗不会就这样失落；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东西也不会零落凋亡。穿过无尽的黑暗，穿过人类承受过的所有屈辱，人的精神将依然挺立在这片土地上。它可能沉睡不醒，但总有一天会赢来复苏。它可能被带上锁链，但它会砸碎锁链，人是会继续前进的，但，前进的是人，不是人们。

在这座高山上，我和我的儿子以及我选择的朋友将建立起自己的领土和堡垒，这里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开始可能隐而不显，是一片失落的土地，但它会日复一日地凸显于世。在这里运用的词汇将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条条大路都将如血管将世界上最优秀的血液输送过去。所有的同志，那些联合会的同志们都将听闻我们的事业，不过他们定会无力地加以反对。当我打碎了世上所有的链条时，我们的时代就降临了，我们要夷平奴役人民的城市，而我的家将成为世界的首都，在这里人人都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由地生存。

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要战斗到底，我、我的儿子还有我选择的朋友。这个字是不死的，即便我们都在战斗中死亡。这个字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消失，因为它是世界的核心、世界的意义、世界的荣耀。

这个神圣的字就是：

自我。

[附 录]

一、主要作品介绍

一、长篇小说：

1. 《吾等生者》(1936)

安·兰德的第一部小说，第一版的印数极少，而且从未重印。兰德的第二部小说大获成功后，又将《吾等生者》作了修订，于1959年发行第二版。

2. 《一个人》(1939)

就篇幅而言，《一个人》与其说是长篇，还不如说是一部很长的短篇小说，第一版在英国出版，修订后的第二版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

3. 《源泉》(1943)

安·兰德第一部畅销小说。

4. 《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

在安·兰德所有的小说中篇幅最长，卖得最好。

二、短篇小说：

1. 《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安·兰德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他短篇小说见兰德卒后出版的《早期安·兰德》一书。

三、戏剧：

安·兰德生前出版的两幕剧有：

1. 《1月16日晚》

安·兰德完成此剧时，初名《潘休斯传奇》。1934年，洛杉矶首次出版该剧，改名为《受审中的女人》。1935年又易名为《1月16日晚上》，于百老汇上演。1973年，外百老汇¹重演时又恢复了《潘休斯传奇》的旧名。该剧的版本很多，原始版、上演版和出版版的文字均有很多改易。¹

2. 《不可征服》

根据安·兰德的小说《吾等生者》改编而成，未出版，1940年在纽约上演过。

兰德另有《理念》和《再思》两部戏剧作品，兰德生前既未上演，也不曾出版。《早期安·兰德》和兰德的戏剧集《戏剧三种》均有收录。

四、电影剧本

安·兰德生前被拍摄成电影的剧本有三部：

1. 《情书》(1945)：根据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的小说改编。
2. 《你孤身前来》(1945)：原作者是罗伯特·史密斯，兰德作为合著者，修改、校订了剧本。
3. 《源泉》(1949)：根据兰德的同名小说改编。

安·兰德还有四部未能搬上荧幕的电影剧本：

1. 《红色兵卒》：写于20世纪30年代，是兰德第一部卖出的作品。
2. 《哭泣的姐妹》：根据玛贝尔·舍利的小说改编。
3. 《迷雾中的屋子》：根据玛利亚·路易萨·邦博尔的小说改编。
4. 《顶级机密》：原创剧本，描绘原子弹发展的故事。

以上三部剧本写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兰德已与环球电影公司签约。

安·兰德去世之前，开始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短片，根据其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改编。

五、非小说作品

安·兰德一生共发表了六部非小说作品：

1. 《致新知识分子》(1961)
2. 《自私的美德》(1964)
3. 《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念》

4. 《新左派》
5. 《浪漫的宣言》
6. 《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

以上为安·兰德生前发表过的作品，除此之外，尚有很多作品，于其卒后陆续发表。

二、亲友及师承记

(一) 亲友记

1. 安·兰德的双亲及其兄弟姐妹

安·兰德的父亲季诺维·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圣彼得堡的一个药剂师。母亲安娜，热衷于戏剧和讲座的知识女性。安·兰德是长女，她有两个妹妹娜塔莎（生于1907年）和诺拉（生于1910年）。其家人于二战间去世，只有小妹妹诺拉幸存。1973年，安·兰德始获知妹妹尚在人间，取得联系后，诺拉曾携丈夫访美，不过，兰德和诺拉的见面并不愉快，诺拉和丈夫很快回国，姐妹两人就此疏远。诺拉活得比安·兰德长，于1999年3月15日辞世。

2. 安·兰德的配偶

1926年8月，安·兰德去德米耶电影公司面试，可公司当时并没有职位空缺，不过万幸的是，无功而返的兰德遇到了德米耶公司的总裁西赛尔·B. 德米耶，他主动和兰德交谈，还邀请她加入影片

《王中王》的拍摄工作。

于是，兰德遇到了当时也在《王中王》中担任角色的查尔斯·弗兰克·奥康那。1929年4月15日，兰德和奥康那结婚，两人的婚姻一直维持到1979年11月9日奥康那去世。奥康那，1897年12月22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罗兰，29岁时和安兰德一见钟情，当时他是一个演员，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里，他的片约已日渐稀少，经济大萧条一来，几乎无事可做。奥康那的一生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甚至还经营过加利福尼亚的两个农场（那时，夫妇俩就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里），干过花卉设计的行当，并且是一个业余画家。安·兰德的小说封面画《人也能上升》即由奥康那所绘。

3. 安·兰德的后代

安·兰德没有子女。兰德对于生育后代的态度，芭芭拉·布兰登有过描述：

抚养孩子这个责任过于沉重，兰德不想承担，她在写《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时候，会不时说起她的孩子就是“书”。她想要的唯一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作品。

4. 安·兰德和纳撒尼尔·布兰登、芭芭拉·布兰登

纳撒尼尔·布兰登，原名内森·布卢门塔尔，读了《源泉》之后，非常崇拜安·兰德，1950年和兰德首次见面，并将女友芭芭拉介绍给了兰德，纳撒尼尔、芭芭拉就和安·兰德夫妇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纳撒尼尔和芭芭拉结婚后共同创办了布兰登演讲会，

举办讲座，宣传兰德的理念。1962年，兰德和纳撒尼尔·布兰登共同出版了《客观主义通讯》（就是后来的《客观主义者》），由芭芭拉·布兰登任编辑。

1968年，兰德和布兰登夫妇反目，公开表示断绝一切关系。她指责纳撒尼尔蓄意欺骗友人，对《客观主义者》没有尽到责任，并在财物问题上处置不当，把《客观主义者》的贷款挪作纳撒尼尔·布兰登演讲会的资金。兰德和布兰登共同拥有《客观主义者》的贷款，而纳撒尼尔·布兰登学院则仅归布兰登本人。安·兰德还隐讳地提及布兰登“在私生活方面的丑陋行径和丧失理性的行为”。布兰登夫妇则对兰德的大多数指责予以否认。纳撒尼尔还含沙射影地指出他们夫妇和兰德反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拒绝和她发生罗曼史。

几年之后，布兰登夫妇在回忆录中对与兰德失和的详细原委有过说明，并且承认纳撒尼尔从1954年开始就和兰德发生了婚外情，1955年发生了性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59年，双方的配偶对此完全知情，并且默许。1964年，兰德想和纳撒尼尔·布兰登重修旧好，可那时纳撒尼尔有了新欢，却对兰德和芭芭拉都缄口不言。布兰登找了很多理由来搪塞兰德希望恢复两者之间性关系的要求，制造了种种困难，还请求兰德帮助他解决这些子虚乌有的麻烦。关于这段岁月，布兰登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十分古怪……我心不在焉、躲躲闪闪、冷酷无情——各种情绪轮流交替……”从安·兰德的私人日记里可以看出，在1967年到1968年这将近一年的时间

里，她对布兰登信口编造的所谓“麻烦”深信不疑，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来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布兰登的这种行为一直持续了四年之久，安·德后来所谓的“蓄意欺骗”和“私生活方面的丑陋行径和丧失理性的行为”即指此而言。

纳撒尼尔·布兰登和芭芭拉·布兰登后来也离了婚。芭芭拉一直从事写作和演讲。纳撒尼尔则推广安·兰德的哲学思想，他还是一个心理治疗专家，写了一些关于心理学理论的书籍。

5. 伦纳德·佩克夫

伦纳德·佩克夫是芭芭拉·布兰登的表兄，1951年和安·兰德结识，之后就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直到兰德去世。他也是纳撒尼尔·布兰登演讲会的合伙人，而且，兰德每一期的杂志上都有他写的文章。20世纪70年代，伦纳德·佩克夫在安·兰德的帮助和赞同下，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兰德思想的文章，这一系列文章后来在1987年结集出版，书名就是《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兰德去世前还为伦纳德早期的作品写了序。

1982年，安·兰德去世，佩克夫继承了她的遗产。1985年，成立了安·兰德协会，致力于继承并发扬兰德的思想。

6. 艾伦·格林斯潘

1926年3月，艾伦·格林斯潘生于美国纽约，距安·兰德由俄抵美不过几周。不过，两人的见面却是在20多年后的20世纪50年代。格林斯潘对兰德的理念始而怀疑，终于认同，开始在纳撒尼尔·布兰

登演讲会上发表演讲，也经常有文章在《客观主义者》上发表。格林斯潘后来成了美国经济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今他创造了两项纪录：一项是美国史上最年长的联储局主席；二是联储局设立 86 年来任期最久的主席。1998 年 7 月，格林斯潘被授予美国“和平缔造者”奖。2002 年 8 月，英国女王授予格林斯潘“爵士”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对“全球经济稳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不清楚格林斯潘为何如此信奉安·兰德的哲学理念，但他对兰德的推崇是无可置疑的，他承认自己在刚认识兰德时，还是一个亚当·史密斯式的自由企业家，满脑子市场效率和经济理论，是兰德让他认识到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高效可行，而且还是合乎道德的。

7. 弗兰克·赖特²

兰德创作长篇小说《源泉》时，第一次有了会晤弗兰克·赖特的想法，因为《源泉》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是一个建筑师，她需要了解一下真正建筑师的生活和思想，于是她给赖特发出了邀请函，希望见面，不料遭到回绝，之后虽经多次努力，依旧不得要领。安·兰德有一个在国家地产局协会工作的朋友，在一次晚宴上把兰德介绍给赖特，两人才第一次见面。《源泉》于 1943 年出版，赖特读后曾致函兰德，称赞了这部小说。

(二) 师承记

1. 安·兰德的教育背景

1921 年，安·兰德中学毕业，同年 2 月，考入彼德格勒³ 大学。

当时兰德只有16岁，三年之后，也就是1924年10月13日，她就获得了学位。大学三年，安·兰德就读于社会教育学系，据克里斯·马休·赛伊博勒称，该系主要以历史、哲学原则的综合研究为方向，致力于培养从事社会科学教育的相关人才。兰德主修历史，哲学是选修科目。

大学毕业之后，兰德在国家电影艺术学院注册，学习创作剧本。她注册的课程本来为期两年，不过到了1925年，安·兰德即获准离开苏联，因而没有完成学业，离开苏联前学习的课程有编剧、艺术史。

2. 师从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斯·奥·洛斯基

尼古拉斯·奥·洛斯基是俄国著名的直觉主义哲学家，研究认识、因果关系和道德本性。1922年，洛斯基突遭俄国新政府逮捕（同时有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文人和科学家被捕），随即与家属一起被驱逐出境。安·兰德读大学时学过一些哲学，早期研究兰德的作品《谁是安·兰德》提及兰德有过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她谛听了一堂“杰出的柏拉图哲学专家”、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尼古拉斯·奥·洛斯基教授讲授的“历史上的古典主义哲学家”的课。传闻中兰德师从洛斯基很久的说法并不属实，其实，兰德不过听了洛斯基一堂课而已，不过，研究安·兰德思想的学者都承认，洛斯基对安·兰德有极为巨大的影响。

3. 尼采对安·兰德的影响

兰德早期的思想无疑深受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

尼采有一个著名的论调：“超人”是高于“善和恶”的，我们可以在安·兰德两部早期小说《吾等生者》和《赞歌》的第一版中找到尼采留下的“蛛丝马迹”。后来，兰德将这两部小说做了修改，把其中明显流露尼采哲学的部分删除了。在她的日记里，有很多处引用尼采的语录。

不过，在写作《源泉》时，兰德开始坚决地反对尼采的思想。很多人都把《源泉》中的一个角色——盖尔·怀南德那可悲的人格分裂解释为受了尼采思想的影响。

尼采哲学对安·兰德的影响有迹可寻，可是尼采哲学是否一直在安·兰德的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呢？这一直是研究安·兰德的学者们争论的重点话题。有些研究者坚称：安兰德有一个所谓的“尼采时期”，在这段日子里，她采纳了很多尼采的理念，当然还不是全部。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虽然尼采影响了兰德早期作品的主人公形象和文章的语言风格，但是安·兰德却从未接纳其理论的核心部分，而且还一直反对他的哲学思想，而所谓的“受影响”还没有严重到要被冠以“尼采时期”之名的程度。

三、安·兰德哲学概述

安·兰德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1962年6月17日，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出版推荐会上，有书商问兰德，能否

在单腿站立的时间内总结出自己主要的哲学思想。⁴ 兰德的总结是这样的：

形而上学：客观事实

认识论：理性

伦理学：个人利益

政治：资本主义。

后来，在专栏文章《什么是客观主义》当中，兰德对自己的这个总结有所阐释，她说：

客观主义的观点是：

1. 事实乃一绝对客体，独立于人的情感、愿望和恐惧而存在。
2. 理性是人类认识事实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知识的唯一源泉，也是人类行动的唯一指南，人类生存的根本手段。
3. 每个人自身即是目的，个人不是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应为自己而活，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也不为自己牺牲他人。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私人幸福是人最高的道德目标。
4. 理想的政治经济体制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下，人际关系不是凶手也不是被害者，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而是通过交换达到双赢的生意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人能靠武力掠夺他人的利益。政府充当的只是警察的角色，起到保护公民权益的作用，只有在罪犯或者外侵率先动武时才得以暴制暴。在发展充分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和经济应该是完全分离的，亦如政府和

教会要分离一样，虽然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做到过这一点。⁵

四、安·兰德的影响

安·兰德既是哲学家，又是畅销书作家，这在哲学领域和畅销书领域都是很罕见的。每年，兰德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达到三十万册之多，其日记、书信和演讲录音也相继公开，在美国，对安·兰德的研究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仅有专门的学者对其生平、创作、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也有普通读者创建的网站，举办纪念活动。1991年，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每月好书俱乐部”的联合调查，安·兰德最著名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是“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不仅如此，兰德的其他三篇小说——《源泉》、《一个人》、《吾等生者》，也和《阿特拉斯耸耸肩》一起，排在了美国权威的“现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100部英文小说之“读者投票榜单”上的前十名之内，名次分别是一、二、七、八。兰德的论说文集《自私的美德》同样高居“现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100部英文最佳非虚构类作品之读者投票榜单的榜首，除此之外，兰德的助手和思想继承人佩克夫撰写的专著《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居于这个榜单的第三位，而由迈克尔·帕克斯顿撰写的评论《安·兰德：一种生命的感觉》则在此榜单上名列第六。⁶安·兰德对美国民众的影响由此

可见一斑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安·兰德思想及作品的推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安·兰德在美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巨大的。

五、研究安·兰德的著作

比较著名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以下十种：

1. 《谁是安·兰德》

作者：芭芭拉·布兰登、纳撒尼尔·布兰登（1962）

《谁是安·兰德》是一篇介绍安·兰德的长文，也是唯一一篇得到安·兰德本人授权的传记。此文刊出后，安·兰德尚在世20年，故并非兰德完整的传记，现已绝版。

2. 《安·兰德的激情》

作者：芭芭拉·布兰登（1986）

安·兰德去世后不久，芭芭拉·布兰登出版了第一部安·兰德的传记。芭芭拉和安·兰德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这部传记也难免失真歪曲，但仍不失为迄今最全面的安·兰德传。芭芭拉的前夫纳撒尼尔曾指出传中所述多处与实际不符。

3. 《安·兰德书信集》

编者：迈克尔·斯·伯利纳（1995）

安·兰德的部分书信公布之后，编辑选择了部分书信出版，对

喜欢和研究安·兰德的人都有很多用处。

4. 《安·兰德：一个俄国激进分子》

作者：克里斯·马休·赛伊博勒（1995）

作者致力于阐释安·兰德的哲学及其思想渊源，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书中对安·兰德早期生活以及俄国就学情况的研究，在当时是开创性的。

5. 《我和安·兰德在一起的岁月》

作者：纳撒尼尔·布兰登（1998）

严格说来，本书是纳撒尼尔的自传，而非兰德的传记。结识安·兰德是纳撒尼尔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1989年，纳撒尼尔还写过一本回忆录——《最后审判日：我和安·兰德在一起的岁月》，而这本书对早期的《最后审判日》里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在《最后审判日》里，作者对安·兰德和其他一些人的批评混淆概念、界定模糊，这本书则没有这个毛病，纳撒尼尔站在纯粹的传记作家的立场写作，书中有些关于兰德的史料不见他书，书中也花了不少笔墨描述兰德周围的人士。

6. 《安·兰德日记》

编者：大卫·哈利门（1998）

安·兰德的遗产公布后出版的日记选，和《安·兰德书信集》均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编者哈利门对编集体例有介绍。

7. 《安·兰德：一种生命的感觉》

作者：迈克尔·帕克斯顿（1998）

兰德的传记，后来改编成电影。由于安·兰德遗产之公布，作者迈克尔·帕克斯顿搜集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照片和稀见的兰德资料。此书很多地方难免神话传主。

8. 《安·兰德的不同侧面》

作者：玛丽·安·苏斯；查尔斯·苏斯（2001）

以采访样式写成的关于安·兰德的回忆录，由安·兰德出版协会出版。本书很多处参考引用了安·兰德口述历史学会⁷的研究成果。

9. 《安·兰德》

作者：杰夫·布莱亭（2005）

安·兰德的传略。该书的作者布莱亭就职于安·兰德口述历史学会⁷，他为该学会的众多照片图片配写了说明，这些说明结集出版后就命名为《安·兰德》。

10. 《安·兰德的批判激情》

作者：詹姆斯·斯·弗伦安特（2005）

詹姆斯·斯·弗伦安特仔细分析了芭芭拉和纳撒尼尔·布兰登撰写的安·兰德传，发现两人所述多有矛盾，他依据此前未曾公布的兰德日记，考证纳撒尼尔、芭芭拉和安·兰德三人之间的关系。

其他相对重要的兰德研究作品还有：

1. 《安·兰德的朋友》

作者：米米·瑞瑟尔·格拉德斯蒂恩（1984）

2. 《安·兰德》

作者：詹姆斯·贝克（1987）

3. 《最后审判日：我和安·兰德在一起的岁月》

作者：纳撒尼尔·布兰登（1989）

4. 《为安·兰德辩护》

作者：弗吉尼亚·L L 赫莫尔（该书已绝版）

5. 《好莱坞的俄国作家》

作者：安·兰德 编辑：迈克尔·斯·伯利纳（1999）

6. 《安·兰德的信徒》

作者：杰夫·沃克（1999）

7. 《安·兰德和经济》

作者：多纳·格雷纳 斯多·柏·基尼（2001）

8. 《安·兰德与俄罗斯之歌》

作者：罗伯特·梅赫（2005）

关于《赞歌》的问答

有一位高中教师将安·兰德的小说《一个人》作为十年级学生的必读书，其学生很喜欢书中的独特思想及理论，提出了一些老师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位教师于是写信给兰德，希望作者帮忙解答，下

面即是刊于 1979 年 6 月号《客观主义者记事》上兰德的回答：

问：您小说中的人物是否都有原型呢？

答：没有，所有的人物都是我虚构出来的。

问：您如何确定小说中人物的姓名？

答：既然人们没有个体概念，他们也就不会有个人独有的名字了，他们的名字不过是数字而已。这些数字套用了电话号码，并以集权主义者的口号作为前缀，有些口号很好，但在那个社会却显得虚伪，如“自由”。还有一些口号我使用时是带有讽刺色彩的，比如把主人公命名为“平等”，其实他绝对是个天才，在知识方面绝不只是和普通人“平等”。

问：“平等”是哪个民族的人？

答：任何民族，“平等”代表了一切种族可能拥有的最好品质。

问：“平等”知道进入森林的人从未生还，那么他逃入森林后不害怕吗？

答：不，他不害怕，因为他拥有科学家探索的勇气，希望探索一切未知的事物。另外，他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集体主义国家的奴役之中。

问：“不宜提及之年代”的人是怎样被毁灭的？

答：他们是为一种哲学所害，他们接受了这种哲学，拒绝理性，拒绝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他们接受神秘主义、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和独裁统治。《一个人》里的那个社会正是那些罪恶哲学最

终的下场。请注意：我们今天仍在宣传这样的哲学。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里描写的那个社会，那就拒绝、反对那些罪恶的哲学吧。

问：学者委员会怎么做到不假思考就做决定的？

答：他们凭借自身感觉和对政府规定的盲目服从做决定。

问：“不宜提及之年代”所用的隧道是什么？

答：是地铁。

问：为什么那个社会失控呢？几乎一切都是越轨的，如何形成这种局面的？

答：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那个问题（参见“不宜提及之年代的人是怎样被毁灭的”问题的答案）的答案都是：他们接受的哲学。如果人没有权利，或者仅仅为了他人，那么他们为自己做的任何事都会被他们的统治者看成是越轨。

问：“世界联合会”的成员是由谁决定的？

答：“世界联合会”的元老们会选择委员会的成员，并设法使其永远存在下去。这类政治的典型例子就是苏联政府。

问：为什么人们产生不愉快情绪就是违法？

答：因为统治者不希望听到任何抱怨，他们希望奴隶们装作对他们的生存现状表示满意。

问：为什么在那个社会中，四十到四十五岁的人就被当成老人？

答：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生活是很艰苦的，人们的体力很快消耗殆尽，很少有人能活到四十五岁。根据史实，在原始社会和前工

业社会，人们的平均寿命是二十岁（今天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二岁）。

问：您写作《一个人》花了多长时间？

答：大约三个月。

问：您是怎么想到这个主题呢？

答：我在苏联读书时就有了这个想法，那时我听到很多对个人主义的猛烈攻击，我自问：如果大家都丧失了“我”这个概念，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问：那样的社会里奉行何种宗教？

答：对国家和集体的崇拜就是那个社会的宗教。

问：您为什么用《一个人》来命名这部小说？

答：因为这个故事是我献给人类自我的一曲赞歌。

注：

1. 20世纪50年代，由于电视的冲击和物价上涨，百老汇的商业戏剧受到重大打击，上演的剧目骤减，于是，一批剧坛新人离开了租金昂贵的百老汇剧场，来到坐落在纽约不同地区（多数是在格林威治村附近）的阁楼、地下室和荒废的仓库中上演新人新作，并很快获得成功。当时比较著名的外百老汇剧团有生活剧团、艺术家剧团、外方内圆剧团、凤凰剧团、德莱斯剧团、樱桃巷剧团等。
2.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美国著名建筑师，东京帝国饭店、纽约拉金大厦、古根海姆博物馆均出自赖特的设计。
3. 彼德格勒：（Petrograd）即圣彼得堡，1914年8月19日俄对德宣战，德

皇威廉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把这个有德国意味的名字改成俄罗斯风格的“彼德格勒”，1924年，列宁去世后，俄国为纪念他，改“彼德格勒”为“列宁格勒”，1991年后恢复原名“圣彼得堡”。

4. 见安·兰德的专栏文章：《什么是客观主义》
5. 安·兰德在《自私的美德》一书中对这一系列思想做了更全面、更详细的介绍。
6. 此处参考了冯涛先生的《安·兰德小传》。
7. 口述历史学：指访问当代重要人物时，用磁带或打字机记录下的口述文字资料。

如果丧失了“我”这个概念,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安·兰德

建议上架类型: 社科 文化



责任编辑: 朱悦 书籍装帧: 房海莹

定价: 19.00元

